

龜山先生文集叙

後學楚黃耿定力撰

有宋中葉篤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爲  
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  
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  
閩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  
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



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  
師振教爲言旣得伯子真傳兢兢步  
趨正升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  
行也晚近學者守積遺珠指蹄爲兔  
斤斤膠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  
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泚人譬  
之隙光爝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

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旣繁時所  
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  
不發不歆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  
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晚年一  
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  
疑毋乃正升不載條例意與歆窺濫  
洛真傳則籍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

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  
剗刷蓋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  
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上書

卷之二

奏狀

卷之三

表

卷之四

劄子

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筵講義

卷之六

辨一

卷之七

辨二

卷之八

經解

卷之九

史論

卷之十

語錄一

卷之十一

語錄二

卷之十二

語錄三

卷之十三

語錄四

卷之十四

卷問

卷之十五

策問

卷之十六

書一

卷之十七

書二

卷之十八

書三

卷之十九

書四

卷之二十

書五

卷之二十一

書六

卷之二十二

書七

卷之二十三

啓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序

卷之二十六

題跋

卷之二十七

雜著

卷之二十八

哀辭祭文

卷之二十九

狀述

卷之三十

志銘二

卷之三十一

志銘二

卷之三十二

志銘三

卷之三十三

志銘四

卷之三十四

志銘五

卷之三十五

志銘六

卷之三十一

志銘七

卷之三十二

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三

詩一

卷之三十四

詩二

卷之三十五

詩三

卷之三十六

詩四

卷之三十七

詩五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山先生全集

卷之目錄

五

地三



龜山先生集 卷第一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  
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  
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  
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  
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  
自己謹竭所聞以獻伏望 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  
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  
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  
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  
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  
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  
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  
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  
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  
蓋宰相人主之心膺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  
膺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  
猷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  
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  
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  
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  
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

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  
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又以師合之言為  
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  
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  
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  
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婉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  
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  
為婉所誣中宗不窮問命婉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  
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  
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無

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  
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  
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友誕敷  
文德而算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  
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  
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  
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  
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痛  
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

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  
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  
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賍  
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  
口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  
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  
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  
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  
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  
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

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  
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  
宦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  
路之言頓異前日雖細民無知友朝廷有以召之也  
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 祖宗之舊賦外征歛  
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  
有一事如 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  
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聽  
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 陛  
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

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樞人掌誦王忠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樞人之

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慕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姦賊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

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賍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味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

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太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推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

未至真楊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變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未至真楊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倭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溢賣以充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臣竊謂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舡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舡益

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揚起網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汴汴以清河兵通行牽挽清河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眾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

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內有錢清鹽場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益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甲荷戈名裹送者不下數十



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倖矣夫濱山窮谷有經季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郡而已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

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 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 臣在闕門

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為執政大臣治文書寬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濶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立統帥

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為合之眾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

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  
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  
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  
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為三路  
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  
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大河天  
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

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  
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  
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  
戮之况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  
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  
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  
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  
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  
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

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  
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  
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  
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  
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充無理也有罪不  
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譁覘國則勝  
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  
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  
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  
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  
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刻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  
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  
未之有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  
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已內訟可謂  
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  
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  
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  
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貽陛

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遺之屈為城下之盟亦已  
其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  
謀為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  
廷而家屬已遯矣獨 陛下后妃皇子番居宮中其  
狗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  
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 陛下孤立何賴  
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 祖宗以來未  
嘗戮一大臣此 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  
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詢求貞賢以居其任精  
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而至者惟 陛下早圖

之天下幸甚

一乞罷庵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庵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  
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  
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  
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  
握兵為國生事一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  
各竭而貫之私藏虜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  
致今日 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宦屏去此曹  
使與與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

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凌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勉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一乞謹彌令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李一舉之徒掛墻壁而已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臣下稟令四海觀聽

充不可不謹不空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乘戒深矣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

疏上於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無侍講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縻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

伏闕以數萬計詬訾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  
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  
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  
之所棄天實討之方 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  
際宰相充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  
足勝其任也惟 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

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  
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急宜命將出  
師并乞召川神師中劉  
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臣竊惟河朔為 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

自周世宗迄于 藝祖 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  
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以為  
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  
其人艘艦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  
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  
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  
邊面裂而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  
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  
至又非前日之比是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  
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

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  
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為大  
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  
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 朝  
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豈若可為也臣本書生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  
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 陛下召  
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  
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季之好猶不能

保寧能保此強虜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  
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是時  
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  
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為則後  
將噬臍矣惟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  
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 祖宗之時百  
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奸臣要功為國生事與  
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辭厚



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太擔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

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禾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矧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夷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

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算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

未有不以為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并丹劇賊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為援逗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

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留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

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遼東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垂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算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先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季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自此謹

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亏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踰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然以愛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釋古  
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  
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  
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  
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奏狀

辭免通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切惟 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  
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勅命未敢祇受已  
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觀 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

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豈敢  
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願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知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茲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還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春知  
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願雖糜捐無以報稱  
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愆無

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 天度包荒未加寬宥  
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  
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  
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實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耗兩  
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  
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會

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  
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 天聽 陛下  
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 陛下迫於公議  
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堯邊或宮觀任便居住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堯邊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奉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 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為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 睿恩誤被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還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為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降 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  
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  
憫未即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  
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  
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  
詔不允者祇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  
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  
給事中郎未會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陛

下特降 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  
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  
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  
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  
朝廷脩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  
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素典憲伏望  
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七月二十一日中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者  
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健累表懇辭  
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  
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今義當入覲  
况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  
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舡  
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某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健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某為舊疾  
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  
聞辭免不取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  
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其犬  
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

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周知所措  
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  
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  
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  
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宮祠其一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真貳卿之列願雖糜  
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  
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  
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  
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鑿與北狩臣以老病  
在外無以自效儉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 陛下嗣  
位特蒙矜貸召真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  
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  
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痺心志耗昏兩脛

痺癢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遷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 兼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 天聽乞一宮祠差遷未賜俞允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 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 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耗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追還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遷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擢實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 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遷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遷

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忝誤蒙 睿恩擢侍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  
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扇招人言自貽悔  
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  
以食貧指衆仰祿為生未能引季辭仕冒寵僥求負  
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察臣  
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  
季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隗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哀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實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季方時艱難而  
蕭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覩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算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椹褐不完飯蔬飭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或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 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勸善之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表

謝除通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 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 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存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為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筴以凶羊奚殊博籥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受三世偶以桑榆之勉景親逢 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

無文寧堪待問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  
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矧茲庸陋亦  
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  
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  
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  
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  
患無其時有違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况值離明之  
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實在七

人之列是為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  
聳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  
事惟諱立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  
此益伏遇 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  
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  
勵前修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  
忠庶勉全於勉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解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  
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

謝伏念臣賦材謏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  
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  
筋骸痺弱疑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  
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惓誠未回天聽此益  
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  
瓦甃之賤致茲庸陋未之業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  
伏櫪而救惟之賜終冀於涖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甘心龍尤在牢辭尚叨延閣  
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臨心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

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尅  
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  
揚已而取名願蒲柳之已衰或風波之足畏加之疾  
疾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  
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  
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  
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橐尚非全度何以曲成茲益伏  
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扇燭欲招徠於忠直  
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  
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存膺眷渥臣謹

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  
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夔 九廟之再  
安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躬湯勇智憂勤  
孚於內外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神  
器於傾側之際臣叨塵法從竚效微勞願思高祖之  
好謀仍奮文皇之英武 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侯  
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賀復辟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享天人協助  
雖有太幽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既升輿情共慶  
總師入覲率多方并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復  
古

謝除工部侍郎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  
者賜環存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綽遽膺敢辭難於就  
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  
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

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之大變擢繇學省實在諫垣念當致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圍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春惟銷患無競得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赴莫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寬隆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脩外攘之際專賴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憂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友在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盡論思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官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毫無能為寢墮職業老不知止有醜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

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端  
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  
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釵茲庸妄友未棄捐荷  
天地之至仁宣思論報迫棄檢之勉景徒積兢慙敢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脩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  
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季適多艱  
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  
俱耗日懷丘首之念亟焉曳尾之安自今奇窮已絕

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  
離而受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  
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  
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  
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  
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  
懼交并中謝伏念臣卞不遘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 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  
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螿愚衷而上訴荷  
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  
服束以精繆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 皇帝陛下  
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茲衰殘未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  
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季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  
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寤性安凡陋羣頭鼠  
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  
荐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  
列復玷貳卿之職無補毫分空糜餼廩寢以年齡晚  
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錢爰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  
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遐伏田廬之陋處  
猶棘延閣之清名碩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 皇帝  
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釵茲駑乘之已  
疲亦獲蔽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



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虔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  
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脩禮文  
之廣備表 聖日之光華願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  
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算厠鸞  
鷺之侶帟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代作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玉基詩詠生民之什

斯人神之協應罄夷夏以交欣恭惟 太皇太后坤  
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  
謀萬國承規普被閔睢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  
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  
萬壽無疆願效崗陵之祝

貢物代作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纘前件  
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叅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代漕臣作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角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羗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螳怒  
當前鴟張弗茹秦成封豕之惡文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千里桑麻被  
髮遺黎一日冠帶此蓋 皇帝陛下淵泉溥溥聖武  
布昭算殷不來繼湯祿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  
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  
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闕之質告成清廟俟聞天  
馬之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其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  
輒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其

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為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

皆為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為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為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存信充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為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推茶自唐未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推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與販縣官坐收推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窞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冥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推法愈密是推之又推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賚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為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摧債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徃行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 三鹽法

攤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

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攤者方神考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鄰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數在人戶者太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

已多矣山谷之民食盐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  
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徃徃計口  
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  
其裕民之意屬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  
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  
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  
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  
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違譴責亦不免敷派  
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互酌  
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  
司督責必以舊額為責哀刻之吏務以應辦為功則  
所取無有限度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季酌  
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  
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  
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  
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  
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也出  
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  
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  
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  
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紛紛無益  
於國也

###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  
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納絹每疋支錢一  
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錢

頗以為便足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  
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  
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  
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人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  
未易辨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  
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  
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以不可得  
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為表裡三司有餘粟  
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  
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况又未必得也若  
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  
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或  
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為民害蓋州郡不依時  
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  
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昂比之  
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  
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一官縱胥吏為姦只與時  
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必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  
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資錢本而往者全藉官  
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  
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  
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  
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或民間私自賃  
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  
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  
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  
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鑠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剝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涪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二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季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灰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為銅以輸官更舊為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算此為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至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居者困於調欵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敝吾民出倍稱之息以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

云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枝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數否竄知無姦細濕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

新山先生集卷之四  
戎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  
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為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  
二三年卒為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為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連水  
之類皆與東州隣室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  
警則維揚逼矣楊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  
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  
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  
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眾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

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  
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  
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計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  
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  
况餘人乎其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  
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九擇將

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  
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  
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為人知者或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祇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邾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 論金人入寇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竦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馬藜藿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為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二

某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為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後均被海內人怨神

龜山先生集卷之四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利民希寵其  
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  
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  
花石應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  
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  
必有為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  
財益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  
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  
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摧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  
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  
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  
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  
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  
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  
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  
為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  
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  
相因以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  
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  
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  
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為急故能有成功夫稽  
于衆舍已從人舜之為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蓋  
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  
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  
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愬然不  
以軍務為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  
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  
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  
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  
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  
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  
之事類不數季卒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  
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為之當徐為  
之謀庶無後患也

### 乞宮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  
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求冀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年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今也舜鷄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顧顧為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犁老節

犁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酒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朋淫酒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為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懇顧天而已夫淫酒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又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益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  
後於祀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  
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  
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  
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諛諛日進而法家拂士  
衆所共嫉也分而為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  
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為儀容之辭於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  
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  
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為過矣故記  
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  
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  
言之詩為傷於說而作也蓋說人之言常巧矣故能  
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入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蓄鷄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民之流亾凍餒而算之恤非為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

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 祖宗故事而不能暮月守如抄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為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 職任民而

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算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

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或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

明非禮勿視黻纁塞聽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純文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為一体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未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諛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

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忠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辱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



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故  
王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  
以哉

夫子至於是邠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為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聲音笑貌可為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晬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此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天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為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為而  
不知常德之為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  
矣為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空無足與也  
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  
飽居而安夫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  
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

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忠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乎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淩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礪者資利器而為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為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忠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忠也其

知來矣其間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狗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狗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忠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諫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僂嬖寵擢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辨一

上問唐神宗日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龍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手對曰於傳有之  
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  
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  
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  
稱也然周用駢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  
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  
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  
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  
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

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駢周公白牡  
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  
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別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駢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矣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監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  
琦友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  
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友足以富如此事  
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權鹽今此雖權  
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

禮義成廉耻之俗為急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耻之俗壞則天下  
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  
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  
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  
收為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

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  
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季飢用  
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  
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  
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  
當脩天下開闢欽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  
王所以摧制棘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  
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

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異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

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賤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塵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閉市之賦



皇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  
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  
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  
而取其益或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  
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  
人敢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  
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  
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  
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

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  
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  
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  
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  
紛小有忤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  
人或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眾  
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  
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為眾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  
余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受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鈔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鈔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

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季耕必有一季之積故凶季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

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為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受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吞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

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友不過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

刑邦事則雖冢宰友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早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

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夫以有司為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為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手以宰相為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

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春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為周公所為商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季君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瘴惡以教訓之初無畏眾之意此所以能

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季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宦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眾而欲以辨給勝之一有異已

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粟多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太季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

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夫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愛為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為患此乃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

辨給則錢少亦不得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為多者算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錢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它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返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弔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棘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為治余曰無棘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

棘弁多民之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為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為措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為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推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為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歆否棘與之也故謂

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為罪乃更以為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棘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之息則民不輕貸矣幸老所謂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為過論也今棘弁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槩與之豈盡迫於其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弁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歆摧隸弁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茲始而衰老之比作福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謂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今法安得為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

處人因甚人說它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舉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漿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申王秉彛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友薦介可殺季老僉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友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復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

之大豈無忠信何任以舉除建州知州者上曰  
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  
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  
久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  
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  
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奸尤惡人主博見人  
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佐當深防

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至  
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

果林耶見之何害果不林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  
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  
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  
身体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益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竝用先王之  
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  
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  
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

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隸弱攻昧則取亂侮亡  
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  
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  
加焉而後隸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為  
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  
說耳王佐不為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儉  
情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  
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

俗陷為儉情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  
天下非所以訓示眾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  
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  
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  
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  
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  
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

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太孰敢不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狹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救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竝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假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竝科違制不在太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為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

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敕質問臣恐此軀傷於叢脞則股肱倚  
辨於上不得不情也

升降等第最為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免役不到下戶  
今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戶免  
役為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  
為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  
謫木詢芻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  
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  
愬而后可以為政則設國多矣

呂公著止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  
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  
歐陽永姦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  
以韓琦為社稷臣則脩為忠良否則脩不免為  
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  
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  
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鯨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富弼棘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  
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  
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  
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  
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  
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  
饜膏梁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  
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  
民往往應募而為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

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隸制  
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  
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憂番月  
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為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  
係則散而為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此戶之民既已輸  
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民乎若  
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  
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  
文字却奏請為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

以內東門要練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纒高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為天子守財身余曰人生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羣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為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為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謏臣得以藉口為天下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吳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算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受自是中國地

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略夷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  
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為證不  
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  
易司但以細民為官科買所困下為棘并取息  
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  
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優得  
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為其煩細以為有傷國  
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夫沽設官

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習見故  
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  
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  
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不言幾錢  
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為恥者  
細大並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  
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  
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  
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或稅也先  
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雖紂為人君數其罪友不過沈酒于酒耳  
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管而日較其增虧也推酤之  
法自桑弘羊為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  
知矣以為因襲之文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為  
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歛市之不信  
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  
屏通貨賄也若果予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

皆飾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  
是為政體不友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  
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  
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  
煩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為叢  
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  
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者  
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

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邪寒暑雨人以為然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邪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室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孔子謂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濘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為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曰侵阮祖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

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紬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軀聚歛之臣因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乏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夫須以枷

捧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  
后何由可歛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  
棒催之夫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貸  
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  
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棘并之家初非有執  
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  
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謂先王  
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  
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理事不行得有何所妨  
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  
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  
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  
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  
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  
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  
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

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以為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得深老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為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飢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飢饉疾疫死亡者為比又以一踏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

此充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  
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踞言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  
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  
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澹言朝  
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脩  
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  
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  
而有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

宜未可以為者夫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  
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  
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  
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為功乃曰討夷  
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為  
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  
一敗衄輒出此言以自益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  
人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興  
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充非理也

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三十四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  
不為多仁義之實夫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  
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隸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  
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  
乎

上曰朝廷或無阿蔽但外方或未免有用意不  
均事如何上勸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  
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  
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

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以  
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天下隸制夷狄否臣  
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  
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擢拔擢在羣臣之右  
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  
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  
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論一程昉  
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  
天下隸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

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  
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  
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為此言以自益耳恐非當時  
一言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辨二

王氏字說辨

空 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  
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  
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  
為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為斷空非真空也大空之  
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  
兩失之矣

空洞 真空者離人焉 空洞異於是特中無所有 耳大同者離人焉 伺異於是特不能為異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味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味有離焉則非味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同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為大同

同 彼友一是非也此友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門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友一是非彼友一是非非門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為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志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蓋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王於四季無終於正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友非水土始終之所也五金皆為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

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為金銅亦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 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釋仁端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為信本釋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為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為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為賈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賈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内外耳非心有内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  
友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友共而大友五行有休囚廢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贄此者以知太就為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與

事造業矣鴻以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或無與事造業之理若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六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公 公雖尊位或事人或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松柏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

此 此  
訕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栢圭者以此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不知孰為事上之道耶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躬圭公執栢圭無取諸松柏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 以竹以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或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而之天 冬 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為人反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  
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  
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歛仁氣以為義散義氣以為味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物始

歛仁義以為味又曰殘而殺之味所以制物散義氣  
以為義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  
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  
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  
用豆以一釵為首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  
又為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為虛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 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置使  
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為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為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為而已用此說也其為害甚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友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嗟莖蔣 嗟一艸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一非互故謂之至眾而出乎一夫反乎一故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互非一非互皆謬悠之辭也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辰靜以之動中而卜者所之正也

算見乎隱算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辰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懿微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為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况焉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友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  
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  
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為質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  
義也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仍豐季不奢凶季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  
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逸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夫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忠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夫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忠，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忠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忠，則其貽禍也不亦立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敢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眾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忠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義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癸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啜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益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季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季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弔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妹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茲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重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敢貳其君故非衛君命則東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妹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弒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忠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忠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妹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升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夫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鄰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夫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友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友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算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舛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亾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室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亾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豈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豈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板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友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味則氣味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友憂其憂樂民之樂民友樂其樂出乎  
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  
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止

天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亦  
為東西君之位彌去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  
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為之  
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  
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友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其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共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友在疆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過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尔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執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問管仲則艷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如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歟者弗為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夫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穀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友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氣耳天地其体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体也氣無形聲耳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  
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  
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  
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為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  
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  
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  
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  
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  
者徹也蓋隸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  
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  
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

不同夫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吝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矧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凶而饜蒸豚孔子夫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

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迭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殊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夫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肢無胠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夫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闕而不知救是亦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猶執一身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  
易地則皆然是或陽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  
則雖味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  
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  
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  
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  
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  
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  
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  
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蘭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禱三寸舌、入眠睡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

示以必死。蓋六摩扇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  
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  
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  
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  
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逼  
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  
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適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辭秦庭，當車轍  
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則欲徵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

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季，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  
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  
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  
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  
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  
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  
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  
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

戰國士有是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秦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

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譽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友屢矣是三人者惟子



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儵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宏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室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

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杓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踏者。屢矣。蓋高皇帝憤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還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戎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鬥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躰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勅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為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耳餘以俱死，麇糶沒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恠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  
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  
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  
者信友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  
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  
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  
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友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

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搽足則秦項之爭  
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  
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漶也故疑隙一開則  
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  
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友有名義以正其分耳  
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  
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  
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算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者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太之猶發蒙耳一舉強相何足以重趙哉蕭為高皇計者蓋友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令使費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閔睢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為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為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取

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算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而商友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之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忠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忠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友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婦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

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  
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  
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遯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憇然耶此讒象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  
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友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寸見忌不容于朝出  
為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  
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  
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  
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  
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  
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  
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  
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  
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深中其  
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  
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  
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誅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昌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誡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仁賴而帛圈鬻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微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眾詩人以刺莊公而春殊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  
庠。可也。豈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友。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  
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患一  
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蓋  
仁心為質。誤矣。

###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  
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立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  
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  
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  
用。必質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  
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  
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  
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  
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  
而錯大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恠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加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恠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鮑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

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亾其身非自取與實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夫不知量也田蚡親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

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夫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大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憊憊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或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大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稔糝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  
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  
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迨及宣王卒有凶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  
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迨  
其行事可謂勇智棘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事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  
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

免於亂臣空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算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上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尔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



龜山先生集卷之九  
帝謂古有社稷臣黷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誅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皋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或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

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寔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寔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寔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終

六自  
國史館  
五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史館全書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語錄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定犧所  
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  
繫作之後愛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入  
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季求一  
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  
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侷若稽古非無  
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歟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歟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善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籜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夫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  
味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博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辟廣喻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  
謂極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  
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  
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焉

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  
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夫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  
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

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  
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  
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  
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  
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  
尺之物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

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扁薄小大之中也欲求扁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衰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儒佛深處所堯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

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夫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  
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  
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  
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  
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已邪記此者  
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  
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

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  
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  
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  
相曩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  
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友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  
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  
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  
獻主而主不自獻酌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此也仁者於此夫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

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劓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或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黜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韞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有悔乎靖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



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懋遷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友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立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是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諷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顏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

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兒如此何暇頹人禮曰賈賈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友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口小事之失友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友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隸數局如登聞鼓滌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友使之隸官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豈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為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

之流假使用之友何能為春炁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已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炁不難知也春炁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炁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昔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炁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

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司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

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  
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  
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  
故桀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味其弊多滂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  
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味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甲道也故久必  
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

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  
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  
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中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  
使伊尹有弊當時憂世之久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皆  
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春秋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淡使伯夷之弊至  
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  
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  
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

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蓀  
荷蓀接與沮溺之流必還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  
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友不思而  
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  
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  
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  
以為必於還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  
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還夫  
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夫偁  
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夫豈以同為味乎由是觀之

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  
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友皆足以  
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  
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  
彼為任為清為味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為  
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  
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為之說乎雖然此  
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

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身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同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

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空其就湯之聘然而橫取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恣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冑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友何卹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眾以為我后不卹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伐桀雖其眾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

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彼徂之民室家相慶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  
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  
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  
王誅之友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  
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記  
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慶年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  
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  
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  
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友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  
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

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  
範圍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  
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  
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子雖  
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

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  
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  
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  
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慳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軌  
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  
談道理道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



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脩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傳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眎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達於義而已予之齎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備舜象憂夫憂象喜夫喜此語最空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或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淺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

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夫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

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夫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夫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

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算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擲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成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

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或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

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或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假設遣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遣張樂卻不錯曰打散或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為舊帥之亾也夫舊帥或父母也今其亾未久而給賜如常卒

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  
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  
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  
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  
天下今獲一切盜友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  
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  
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  
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  
聚斂科派益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

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  
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  
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  
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  
德而聽人有非鐺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鐺向  
賈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  
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或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或須量淺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剛論議可聽至其出立

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已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

惟  
有  
司  
守  
法  
而  
不  
敢  
移  
故  
人  
主  
得  
以  
養  
其  
仁  
心  
今  
也  
法  
不  
應  
誅  
而  
人  
主  
必  
以  
特  
旨  
誅  
之  
是  
有  
司  
之  
法  
不  
必  
守  
而  
使  
人  
主  
失  
仁  
心  
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  
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  
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太淺矣蓋廉恥自君  
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  
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  
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

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頌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  
假此為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頌煉成則入之又加息  
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  
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  
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  
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  
凶季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值而益之是為不義今也無問  
其欲否而頌之夫無問季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夫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夫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夫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

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為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枝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賢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



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  
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  
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取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  
傳而不習以處已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  
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  
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老即傳矣蓋已老則學不復進  
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

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  
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希科第而已果何  
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  
三代之法隸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  
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  
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  
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  
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  
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  
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  
介艸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  
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  
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  
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  
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友當記之乎  
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夫當記之曰此語  
夫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  
吏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  
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  
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  
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  
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卜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管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夫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敕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夫當辦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卽搃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咏溫公諸人糗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擔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友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眎其君如寇讎者此充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眎臣如犬馬則臣眎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析字之偏偏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懿曰故有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  
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謙安履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  
史於此友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  
在謙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暹遽而致折  
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  
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辦義理

友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  
義稱士焉此其辦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友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  
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  
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  
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友不  
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深謫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為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

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為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夫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未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友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今學者將仁小卻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友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算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  
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  
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  
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  
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  
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  
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  
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友何害然孔子不以為  
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真不直也維摩經  
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  
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  
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晷之問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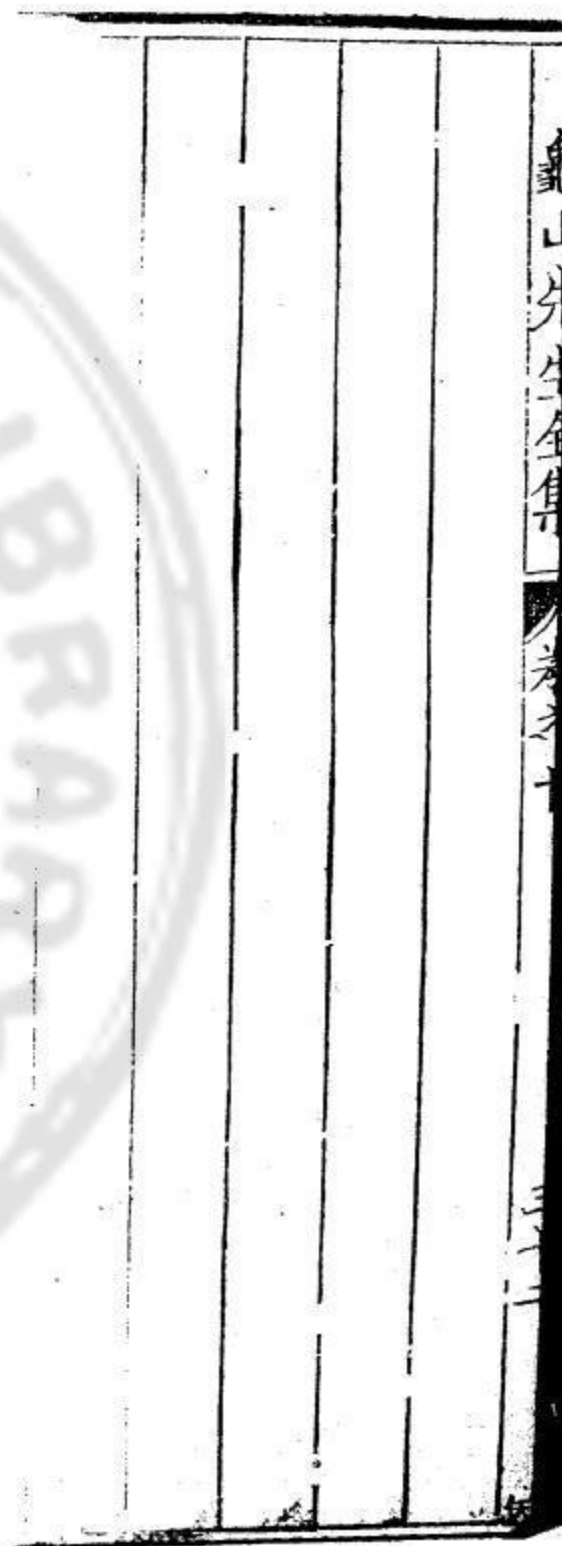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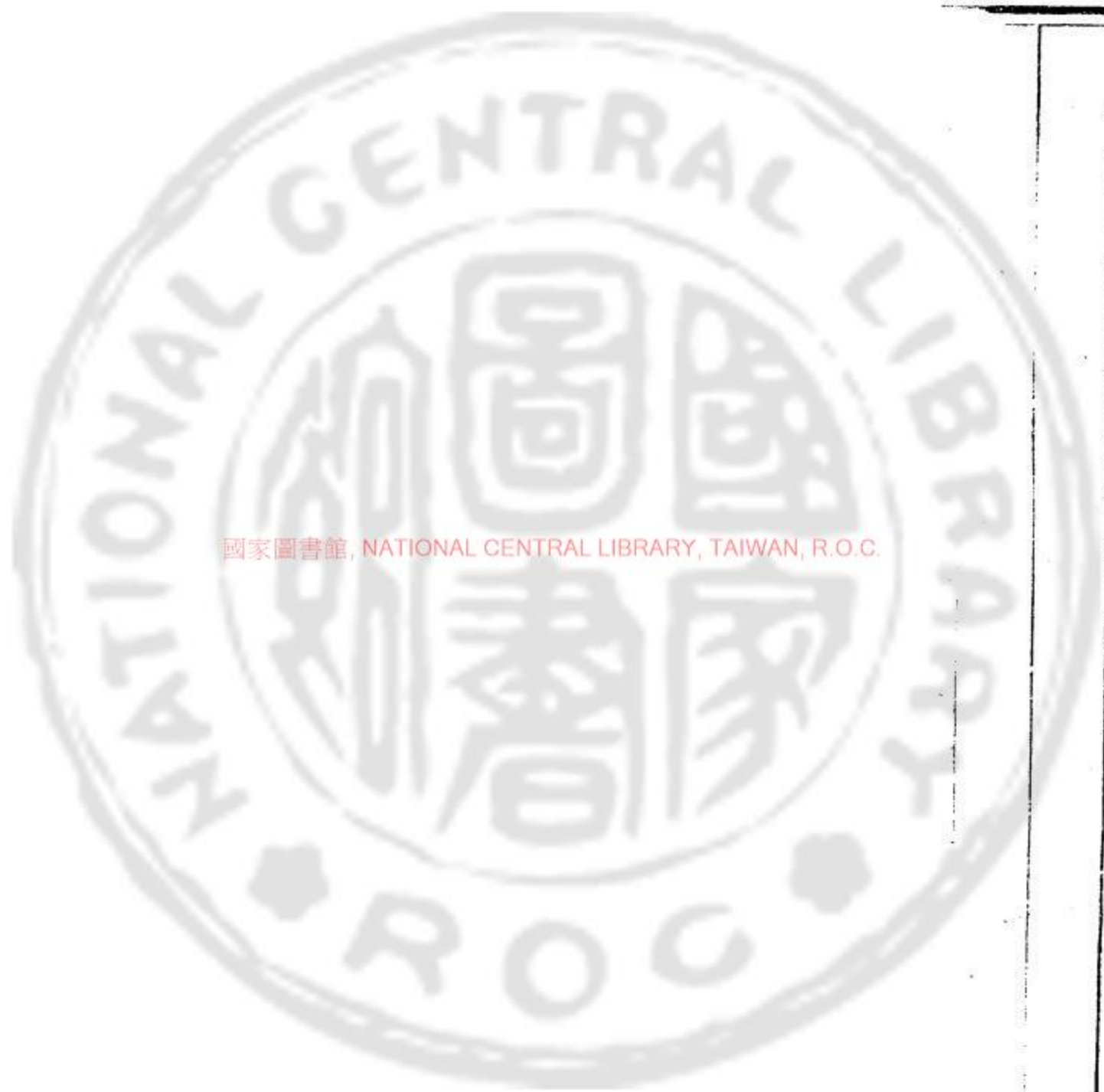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  
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友異只如言  
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或自可知蓋嘗  
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  
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  
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劉毅木訥信  
乎於仁為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  
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  
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敢  
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  
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  
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益  
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  
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

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  
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  
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  
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舍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季厚之一生雖一椀飯衣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賤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

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身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談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太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益取諸益日中為市益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益取諸渙服牛乘馬益取諸隨益噬嗑渙隨

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宣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澁僻之中人友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算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益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愆乎其所不聞也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友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迭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嘯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季也至十八季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造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未安得而不辨乎此春殊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季書鄭弃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眾散而歸豈非弃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殊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夫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殊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  
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  
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  
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荆公之  
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  
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  
學算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  
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  
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  
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  
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  
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  
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棘盡其說子夏問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  
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  
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



生為學夫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友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或敬也故孟子之言

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季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季之喪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暮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揚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黷澁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暇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或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夫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采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若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復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淺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庶佐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

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友  
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  
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  
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  
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

謂死與鬼孔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  
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季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  
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  
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忠此是甚  
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  
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

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夫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殷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泄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季靖州之師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習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政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  
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友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  
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奪而遭遇所  
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  
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皆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  
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  
百揆而皋陶施刑内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  
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  
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

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  
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  
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  
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過於一哀而出涕遂晚駮以  
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  
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過於一哀而  
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  
此說駮之禮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奚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  
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  
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驅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  
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  
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上  
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  
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  
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  
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  
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  
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  
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退唯孔明是  
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  
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  
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  
聖人之不忝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  
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  
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  
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  
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  
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  
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  
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  
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  
能防閑之恣其深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  
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深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

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復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淡知之若淡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友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乖卽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友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返也其效  
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庶鳴  
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  
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味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  
雖然後乃命羲味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  
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卽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夫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瘡博而道瘡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邊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盟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或皆未舉而已有孚顛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繇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謂用矣其不費物而費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繇文末節者偽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

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終

皇朝通志卷之...

其...  
其...  
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  
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  
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  
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殷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釁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祫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偁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敎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偁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夫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或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來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

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身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后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  
此軍而入也彌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  
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  
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夫不能  
波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  
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  
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  
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  
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友無智略庸謬人耳方  
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

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  
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  
賢之列夫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  
謂之社稷臣可也然夫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  
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  
后其濱於死者友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  
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  
勦業乘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  
或遠或近或忝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必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勅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卒獨任夫無變○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

以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諭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遷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兒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夫不言至勉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汝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  
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  
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大無所施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志  
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大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  
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狀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肖遂聽時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

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算之詰也若實尊周專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  
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  
收息則眎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  
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殺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夫不教人喜夫不教人怒

堊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祜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夫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

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傳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愛而為徹文  
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  
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季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  
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  
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  
所容心因時察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季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  
使百姓也假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使百姓也是夫神考  
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  
樂其法度豈皆不乖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夫  
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  
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頌以為不孝乎  
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  
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  
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辨即勝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優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  
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友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  
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優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  
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邊  
它日密院友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邊文  
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邊倒用印有是否  
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  
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

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左謗  
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  
雖小人怨詈或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  
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  
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  
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  
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  
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  
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  
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  
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  
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  
理會今分明今反謂它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棘是  
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  
與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

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般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  
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  
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  
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  
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  
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  
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一  
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間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因讀東坡咏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艸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或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歛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

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友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夫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徃徃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徃季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兒僂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疾蓋生於子思疾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寔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季五十者自此徃徃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季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夫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為待之盡然或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執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  
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  
友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  
減十千彼有何事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  
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論之窒其以為  
虛文而算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友  
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  
若皆守法則法友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  
而不許差輒差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

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冒利若干錢而  
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執須至彊使為之是名  
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諸  
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  
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  
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執亦  
須至抑派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  
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巳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  
以行也今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窺轉為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傳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劉福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訃於魯縣子謂謬公哭之而曰有變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訃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訃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  
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  
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及  
其有疾也以氣不味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  
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夾云人之性有剛  
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  
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  
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  
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  
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溪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  
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六須着仕宦  
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  
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  
彼夫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  
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  
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矣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勉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死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亦明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清

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或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算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算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  
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  
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  
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湏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湏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

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益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翰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  
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  
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  
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  
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  
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  
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味而適則  
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  
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  
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  
得故翰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  
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  
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  
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太二虜之患則天  
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鼃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  
今日夷狄之執是友七國之執其意蓋欲埽蕩二虜  
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  
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跡二虜豈不勝如戰  
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夫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造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棘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朱公揆上殿 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優為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  
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  
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  
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  
而禹之事為逗畱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  
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界  
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  
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  
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思知性不用問人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  
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友  
甚哉此論似近辱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  
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  
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  
選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  
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  
反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  
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  
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  
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  
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  
所難能也取之友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詩林卷之十一

四

詩

卷

之

十一

詩

卷

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說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

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官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瘵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剋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五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

錯則其變出於自狀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王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或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類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艸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冒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

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季得盡力於學問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見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處必有道理○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

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  
之自誓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  
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  
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  
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  
之其執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

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  
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意以殺人為已任孟  
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  
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  
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涓橋犯蹕事宣罰全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

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念疾于頑若念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友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執故又從之已取天下復欲棄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  
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  
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歿而已後  
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  
王定鼎于郊鄘卜世卜季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  
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  
當載而算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算詳  
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  
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  
鼎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况於  
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後世如  
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  
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  
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  
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  
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  
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  
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  
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之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今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勵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道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亦

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室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致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總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總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

婦人不再違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師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關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算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

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失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象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  
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溪父說易元無所見  
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卽陰陽之氣否曰  
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  
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  
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  
地卽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  
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濶闢老子有無之論算有見於此否曰然統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  
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其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  
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  
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艸艸它議論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  
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  
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  
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  
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  
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籠臣下智有而特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執須至於誅殛  
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  
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中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  
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為不然人人說  
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中

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  
敢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紳在經筵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  
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  
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它它  
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謫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  
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  
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  
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  
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  
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  
義至如此其君狡童頌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  
舊疑來因學春妹遂知其意春妹書突之奔及其婦  
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  
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漆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  
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莠童誠不  
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歛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  
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  
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  
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  
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

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  
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  
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  
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  
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  
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  
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  
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

有如此者有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李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不至十月去

鐫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神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藝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益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



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艸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奉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

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味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撥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益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塵塵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盡去則善因以止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  
之文夫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

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  
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  
姝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者特善之長也固  
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  
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  
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  
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  
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

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味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傻是用處曰用智算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卻是以智為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味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  
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  
乃所以為味邪曰若觀其味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  
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  
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  
劉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算將做天下一  
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  
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  
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  
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  
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  
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由在  
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

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已

讀書須翰古人大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僂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

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已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四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  
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荅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  
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  
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  
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  
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竅初一念為念之正此  
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  
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  
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  
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  
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  
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  
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  
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  
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  
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  
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  
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  
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  
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  
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叵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  
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  
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  
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  
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  
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  
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  
孔子謂先覺君子友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友不足觀也已

問曰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荅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為孔子者何說

荅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為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為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為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荅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

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荅呂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闔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者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荅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晝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荅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荅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

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幾乎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左已而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遜世進  
為撫世算如舜還隱就間算如顏然且有所執有  
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  
之則中庸者成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  
有所遠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  
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  
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  
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  
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  
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  
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焉難行之事皆夫  
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  
姓侍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  
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  
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荅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  
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  
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  
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荅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  
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  
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  
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  
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母友不知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  
也然我之不賢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荅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荅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  
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  
為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荅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君子可矜乎

荅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談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君子可泰乎

荅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荅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荅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荅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聞其直矣祝鮫之佞頌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  
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  
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或不足以成禮矣祝鮫所  
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  
若太宗伯然後可以書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  
夫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  
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

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  
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  
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  
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  
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  
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之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及其

敗也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因而問  
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  
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  
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鳥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鳥  
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大  
仁之為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為固有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  
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為辭所謂假之也初非  
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  
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亨先竊謂  
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  
者進取曾楮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  
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享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  
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效智則能知  
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  
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  
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  
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  
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体仁智且且潜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享先竊謂  
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  
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莊之者外設  
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  
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先生全集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漢書地理志卷之八

八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擣抗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屬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之人智愚賢否傳列等降若親覲焉斯夫難哉其是非得失必將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己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侮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夫然予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為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闕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詔贊議誠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夫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士始相與乘時歛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剽柔緩急喜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恥之行矣漢初剷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願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受新法度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眩於銓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歎之論博而篤其是非安在秀詳明之

弄天下之善歟也而弓撿矢鈞則雖弄不能取中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  
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  
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  
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  
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若有蕭曹  
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六前偁房杜後偁姚宋而  
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  
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  
者抑亦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  
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  
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  
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  
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  
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在市易以權貨賄之鼻通使隸并無所侵漁而竊之者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隸有所事其施設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銳意於為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矣然抑隸并振窮之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以候來擇焉

先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算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網條大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僞情而輕重長短各中權度無錙銖分毫之毫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六藝殘缺益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  
有常產室何施而可委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  
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  
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

忠信之道微卑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  
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  
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室何施而可  
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  
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  
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  
涘昔人有支為九河以疏淪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  
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  
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夫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馭舌之  
酋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  
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特久諸

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  
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  
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  
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  
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  
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  
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  
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彼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遊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己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壽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梓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徃徃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之選請試言之

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畧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暇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亡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  
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  
蚤著于篇

大極函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為度其蓋為  
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為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為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為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嗔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侔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量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遠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算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算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為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觀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  
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  
殊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  
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  
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  
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  
不能自己誦習之餘每安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  
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  
克段于鄆段以不義得眾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  
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偁  
國討而書曰鄭伯益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  
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  
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  
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  
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  
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  
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  
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  
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  
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  
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  
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夫宋督  
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郟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  
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  
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  
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  
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遼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  
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  
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  
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  
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  
示乃至願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  
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  
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  
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棘塗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  
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  
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

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  
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  
一言推明其用與之竝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  
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  
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荅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  
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  
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  
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  
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  
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

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為  
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  
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  
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  
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  
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  
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併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  
平也其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  
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  
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  
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  
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  
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  
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  
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  
茲為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  
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  
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算知以為非士志於道者非  
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  
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為流俗詭譎之行以  
是為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 先  
帝睿聖方將大有為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  
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  
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返而遇清風也幸甚

事甚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其  
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  
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  
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  
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  
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  
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  
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  
後可以漸進俵俵然算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  
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  
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  
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  
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澁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  
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握  
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去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我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順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爰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爰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襟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  
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  
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  
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  
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  
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友時得開卷  
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冗迫  
書不能究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薦某竊謂其知  
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  
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夫必  
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  
著明也孟子曰算之為而為者天也算之致而致者  
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  
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  
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  
不止此也宜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道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為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為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為幸先生書錄云其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穎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為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穎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為別條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  
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  
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  
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  
異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為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  
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  
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  
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

進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欲然每以  
為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  
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  
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  
有間矣此固括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  
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  
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十六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終

〔于七代孫日新改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酌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  
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秌涼起居  
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  
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  
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大足樂矣惟是不親師  
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壽



與林志寧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友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廢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徃徃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仗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馱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桺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  
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  
為其夫紛紛說說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  
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  
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  
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  
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  
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

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令  
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  
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  
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  
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  
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  
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  
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  
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  
其言之合道者友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  
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  
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  
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  
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  
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  
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  
為僧者則作詩以贊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  
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  
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馭舌之人也王

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  
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賢乎知道者  
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  
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  
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母謂其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  
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  
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  
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此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  
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  
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  
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  
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  
也而士夫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泉雖  
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暇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  
王氏而立則其不暇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  
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

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  
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  
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  
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  
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  
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僉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劔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  
風雖士人間或為之恬不知怪其嘗竊悼之恨世未  
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習近得言甫解或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  
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  
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  
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  
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  
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  
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  
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  
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類竊惟仲寬仁民愛物  
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蒞  
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  
一二算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  
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  
自畫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  
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  
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  
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為科舉之  
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筮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  
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  
甚迨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  
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番意學者幸幸好德  
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  
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  
書勉之矣

答吳仲毅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  
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  
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嘗  
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  
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  
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  
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  
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  
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

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曰當進而反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夫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夫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太肉刑是

夫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友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  
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侏畫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  
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况飲酒乎飲酒且  
不可况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酗于酒  
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亾  
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况凡民  
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  
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此類也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  
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  
出所有以為管庶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皂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別踰月不  
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願何足當自惟直  
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  
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  
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昏懦  
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  
不可疆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

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  
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  
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  
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  
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  
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  
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  
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  
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  
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拆字寸量  
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  
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  
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無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  
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  
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  
浴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肯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  
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  
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  
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  
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慎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  
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  
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  
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  
高明中庸之孝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  
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孝之失庶幾志  
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表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動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寰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後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或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克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澆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其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纏  
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  
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歲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  
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  
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  
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  
已

荅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任重承  
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

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占之為貧者豈特耕  
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  
失義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  
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  
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  
錐刀之未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  
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墻  
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  
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  
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自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  
而為貧古人有之商考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  
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友未敢聞命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勢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  
俗尚齊驅茲遂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與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祖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雜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譏公門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智剛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

不肯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母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平甚。

謝程曹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其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未瞻望，烏鎮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跼蹐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瘼曠故不敢輒恃。昔日春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悅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璧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珠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棘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



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徃徃以疏逖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棘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餽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豈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靜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癰學者翕  
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偁首古人從師必  
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  
遷惑也其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  
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  
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  
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  
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溪山中與木石居鹿  
豕游無以異於溪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  
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子孟子稱其禹稷同

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  
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  
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  
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  
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  
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  
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荅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其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束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惟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友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堯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辟之算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躡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夫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妬之徒也幾希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

名漸字正仲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與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亶亶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搯毒相吞

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歛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忝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貶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缺伏鑽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愬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止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受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哀歛為功其極也慘覈必恩主上卽佐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其間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摠衣歛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備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踈遯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邊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御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夫非小

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媒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余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豸稀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愛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裨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晚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

苟非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欲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常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未瞻望烏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盛德謙容如此其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友庶  
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  
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  
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  
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以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  
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  
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  
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隹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  
然每有逾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  
役矣而彼目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  
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  
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  
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疆之疆之雖役  
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  
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  
自有明又特為鄉墜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  
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豈自有妨幸加明  
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  
審處之算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藉此為說耳故朝廷變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大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其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其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卞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其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賤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夫知自賤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夫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有賤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冥利欲而不知有賤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儉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賤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聞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贊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夫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方盛名聞于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

奔走車塵輾迭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而益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風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侑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中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  
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  
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  
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  
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  
安差足為慰彭城古郡僻寔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  
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  
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僣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悔恨者特太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為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亦有魚稻鷄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為優耳大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牽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歛羨耳忘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

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聞久矣乍爾蒞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或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夫讀易計須精到有優願以所得見教不宣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室亮之固不敢嘿嘿友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羈

聒為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生上睿聖，方進選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踈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爰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友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爰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恠之論皆歸之以為訛笑今  
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  
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  
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愛博為尋訪恐  
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廉侯皆有之候  
尋復以書詢次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  
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  
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僂嬖近習之  
私迎意而取悅未有茲邪統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  
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  
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  
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  
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  
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  
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  
一眄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  
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  
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  
之分言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  
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  
分矣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  
修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  
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

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  
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  
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脩身也  
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  
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  
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  
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  
曰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  
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忘之則夜氣亦不存矣

但溪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止焉其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木中理願詳見教

卷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剗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挾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其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孟子先生全集 卷之九  
憫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友施不欲挾濟不  
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  
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  
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  
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  
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  
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  
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  
是揚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

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  
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  
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  
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  
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  
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  
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  
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知此其蓋嘗說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  
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  
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  
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  
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大寒則自漢迄今同用  
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  
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  
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諭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  
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蒞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  
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  
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  
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  
無色為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  
之晉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  
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  
哉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  
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  
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  
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

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  
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  
陰始凝也未至乎堅永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  
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  
及矣若魯昭公高齊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  
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  
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復者陽  
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  
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  
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易於小人幾微之際妄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裝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

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姤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

此故也後之治利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覓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

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友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蹟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佐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義農以來夏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義  
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  
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  
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  
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  
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  
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闡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  
闡之康節闡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  
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  
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

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渾天三摹  
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捭極之七百  
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躋躡二贊以盡餘分之數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  
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  
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  
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  
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  
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贅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  
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  
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  
之變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  
於曆理之內或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  
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  
曠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  
雖論語友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  
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  
苟知之友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  
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  
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  
而於雄書友未盡信也夫衆言殺亂折諸聖自漢田  
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  
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其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揚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大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

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其於雜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望徒增惓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其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訛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遇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友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

謂是以道

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既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其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乃且拘縻非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龜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  
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  
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  
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瞽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  
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東以二門謂  
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  
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後學徐夢鯤督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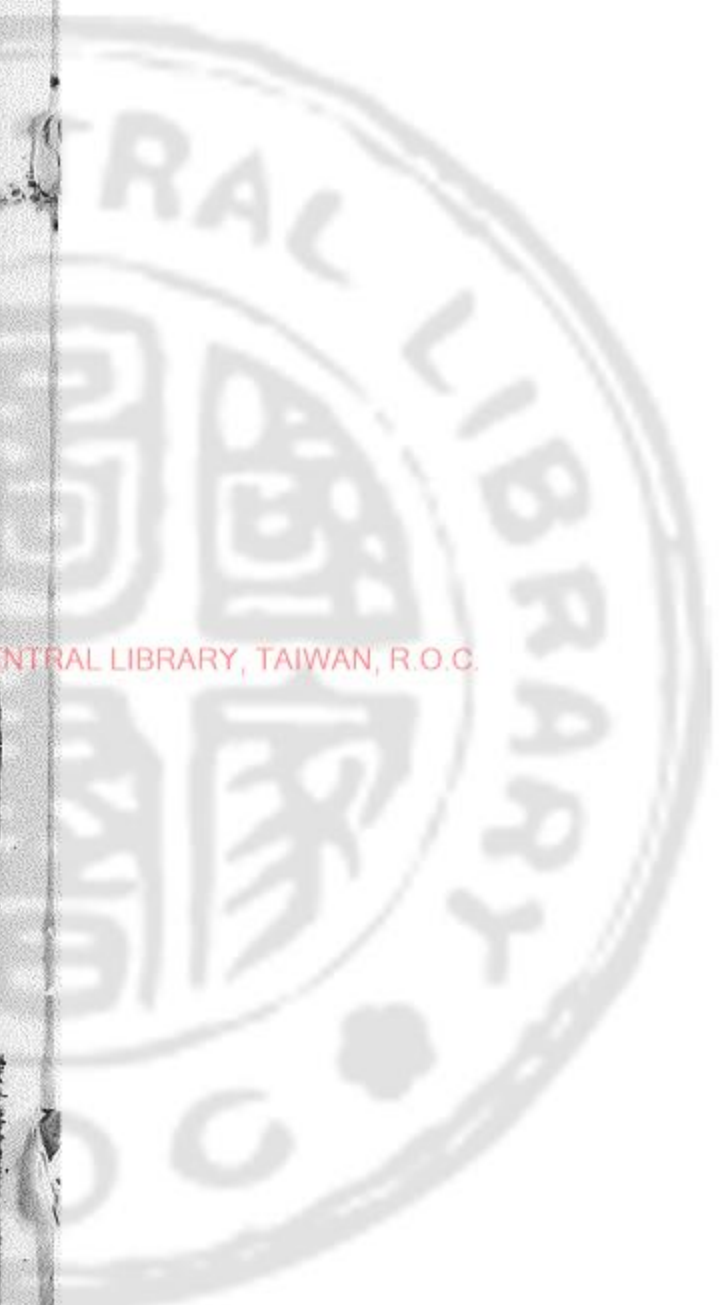
書五

荅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  
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  
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  
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  
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書五 荅胡康侯其一



一物不言其具係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鳥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鳥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

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軀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  
振苗者也曲執甚焉其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  
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荅不逮意幸  
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  
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  
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  
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  
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

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  
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非真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  
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  
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儂激厲則其去道  
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  
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  
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  
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  
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  
故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  
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  
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  
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尔聞文  
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

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  
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  
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  
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篠楚狂之  
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  
為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  
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  
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弃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變奚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羞比管仲  
正顛是歎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秦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尔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雖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詩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

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閫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啟元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  
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  
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  
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  
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  
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  
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  
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

其七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  
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示悟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徃徃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  
才異稟奉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  
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  
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

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  
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  
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率左右提掖覲獲一游  
其藩乃今得復矣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

忌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

昏耄何足以知之以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  
鑿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  
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意  
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瀆為罪則

萬萬幸甚某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  
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費用十百於前日天  
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  
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  
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  
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  
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  
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  
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  
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  
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  
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  
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  
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  
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  
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  
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  
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  
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積  
累之厚一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  
不足為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  
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  
奉軍儲造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  
以待軍與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  
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  
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  
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  
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

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天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足且取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發運司拱子魚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治利不可徧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

漕米至真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sub>裕</sub>乏則橫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權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為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



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允詳居則為比閭  
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  
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  
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  
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  
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  
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  
刑罰慶賞及相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  
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

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  
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  
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  
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  
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伍伐乃止齊焉其節制  
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  
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

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左

傳血蠱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櫛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畧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既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鈔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  
惡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  
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  
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  
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格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  
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  
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  
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在脫藁即附去  
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  
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  
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  
論著然此事不易為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  
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  
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其當任其責也蒙  
寄示二冊允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  
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  
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  
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  
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抗但  
未見惠澤及民污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  
今已無事敵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

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  
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  
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鄉平生  
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  
授恩命皆其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  
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  
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  
減半而養毋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  
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  
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  
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  
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迩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  
衰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  
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惱惱不  
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  
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  
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柰何柰何示

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  
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  
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  
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  
憂者非毫楮可盡餘與未解惟異為道保重副此頌  
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  
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  
也俟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戾處方就俟脫藁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  
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  
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以得哉若得其末時親其緒論  
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在可書伏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  
欣慰甚老拙如常去冬入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  
焚劫縣道路盡首領已為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  
能為也又傳虔寇陳昭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  
捕敝邑相去差遠民罔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

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為  
道自重

其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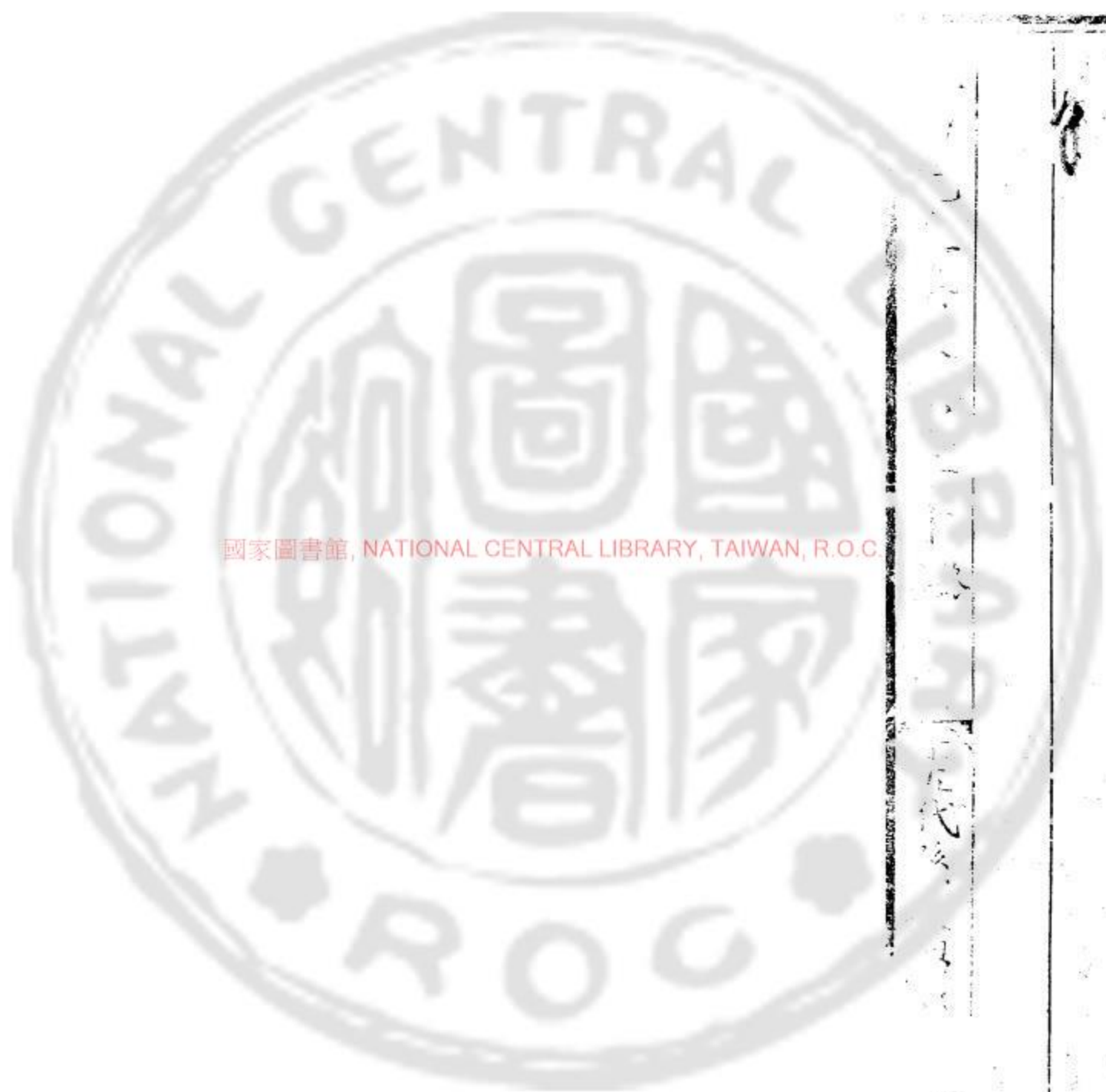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  
可往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  
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  
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領表不知  
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  
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為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  
也梁叅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在四川軍被害為甚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而為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

書不應全放是徒為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今數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為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為罔民之具以資哀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謗至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書六

荅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善為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江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處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要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相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秋暑尚熾要切對時珍畜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為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為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考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友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馬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止也孔子之慟  
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  
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於不怒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友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  
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友  
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  
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憇然若木石然哉  
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  
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則

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毋誠意是偽也武王之克商纘  
文王之緒而已故秦檜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  
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  
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  
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  
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  
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  
於義固非一事橫渠水滸之說與釋氏輪回之說異  
其詳具於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

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皎在中宗時遣嗣虜王邕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

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足矣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愛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

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友未易到也

其四

學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之者為之則與道知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為諸侯之孝友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大侯匆匆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范元長某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友頗為道區區嚮往之意

答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不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為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嚴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友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

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荅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揚子湍水之說

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濕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要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

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道固不可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  
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故卒曰忠怒違道不遠施  
諸已而不顧友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怒之道也由  
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  
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  
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  
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  
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其三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

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  
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  
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鬪靡  
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  
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  
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京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柰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齋

荅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穿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穿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穿也而士或蹈之而算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穿則人孰為不善耶若

夫格物而知至則無全牛游刀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 荅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雖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道之所以難知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諾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夫率令之士人

皆以垂脚幘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闢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衫用皂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擇與許少尹其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顯望

其二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為辭實以衰病爾然力不能彊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淨文為幸邇來不審為况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

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蓄以膺峻擢

其四

蓋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  
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景陵苦多雨麥頗稔  
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  
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梗君子神明所  
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  
樂傳一方服之左效當為就其子求此方優附去竊  
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  
為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

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  
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  
區區至祝

荅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  
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  
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  
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  
屏居投閑因撫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  
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

覽也

荅胡明仲

趙叅還朝聞有左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昂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為時自費以副人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十六代孫櫛國輔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  
賀衰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  
書動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  
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  
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  
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  
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罪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為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歆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  
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  
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  
稽徑趨四明歆乘桴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  
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  
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



為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  
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  
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  
緩急誰為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  
虞也其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  
緩也惟希為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為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  
矣亦足為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為民慎衛區區頌  
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篋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瓌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柰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

懷千萬臨紙不能具布

其三

某去歲夏初還至敵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生諸公但為遁逃之計不復為守禦之備以至今日若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輩身為禁徒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聞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須不一恐別致生事柰何柰何

其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度為根本也任肅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一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為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  
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  
奧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  
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  
為凶寇棄毀略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  
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  
照亮

答李叔易

秋間小子還昆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闕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鑿與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  
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只數  
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畱慰此頌祝

與李丞相其一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

至截畱稅數不以上供又重加哀刻剥民膚隨官吏  
殘賊布滿州縣皆歆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賍  
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  
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  
路檄鼎帥進兵討楊公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  
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昂不受節制賊復熾湖  
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  
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  
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  
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  
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觀他  
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  
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劔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欲上雲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子遺  
而錢塘蘇秀為甚惟雲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  
變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以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敵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為生而州縣匱乏俸廩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柰何某避賊  
回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逮伏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厚必故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為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藉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甌  
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中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老少異趣絕無過後惟時親  
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  
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為小人之歸誤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群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  
為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為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幸甚

與梁兼濟

權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權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為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權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權之又權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敷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款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權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權貨漕司拱手無可為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疆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蕪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也自

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為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戶以為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為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娶不恤締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

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為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

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為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柰何柰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亭則建城逼矣柰何敵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旨復為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  
耒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  
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寬明照亮

###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  
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缺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燄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某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故輒以浼聞惟仁明照亮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羨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具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五  
解惟加愛是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

里人謝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  
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  
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  
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頓茲百里之重寄實惟  
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  
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  
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

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硎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啣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頑徒守過庭之訓恥為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為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餽廩之微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茲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心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鷓巢乎一枝俯仰

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忝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竊食何諾進身欲為轍駟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黷豈圖異寵遽及菲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

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進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為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為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為末事公論一廢私

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踈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塵頭冒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汗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歆為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為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勸前修駕乘何能幸嘗驟於驥尾天池可到  
終有待於鵬風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  
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逭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綍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命古  
擢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綬故鄉聳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滯縲  
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糝涓埃

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善愧乘并  
竊念某職昧趨時仕惟為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  
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畫黔驢之技窮  
年無補終為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  
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  
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群  
言茲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踈遠致  
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鷓鴣何  
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驚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  
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卞璧前陳願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猪苓  
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為汙  
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為辱木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為急務士知不穀為  
可羞汝韜光晦迹者棄岩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為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勵如其者學惟為已才不逮人徒襲父  
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  
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  
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  
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  
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未有自此蓋伏遇某  
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為樂而務在兼  
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  
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駕  
乘何能幸嘗驟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鷗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  
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  
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  
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并  
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或  
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  
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  
淵懿燦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  
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之  
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  
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紱龍章行膺於異  
數願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之  
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器  
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  
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脫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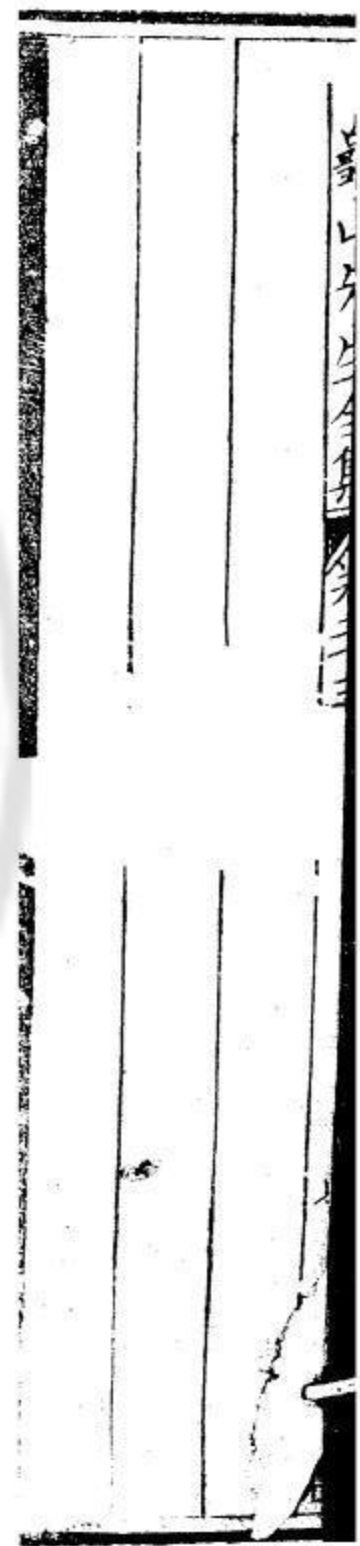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彖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覲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曷究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十七代孫載遠督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雜草輦石闕地為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省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厲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主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徃徃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麤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愆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且求

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未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麀丹化金餌之

以祈不死厭常為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遣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張君為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 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 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徃徃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變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 宗社禍悉如

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 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大處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 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蓋異曲而同轍也靖康中 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故老無在者 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  
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  
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常以奉公  
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  
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  
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  
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  
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  
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末世是宜  
書乃為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杰之肄業於其  
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劉戾子翼  
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  
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縮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  
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  
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  
予為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  
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  
此也世之為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勦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為時著龜非命世之才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真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觀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戾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

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為道  
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  
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  
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  
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  
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  
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  
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  
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甃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天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  
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  
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  
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丁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  
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  
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才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臚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弁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履擔簦憇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頽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剋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乎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於窮山絕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竒絕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遐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所寓，哉！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輿，以忠信為輓，軌以志為御，以古聖賢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驂乘，乃相輿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軫之車，御遺風之馬，鄭女曼姬，扶輿挾輶，發軔乎康衢，柅輪于椒丘，御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巧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瓌偉絕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巧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無安為醜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為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始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為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為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鑲木為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是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

為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不禁剪伐。陵踐竹木。無有遺蘗。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聳據于東南之隅。邑人而求暇。葺熙寧丁巳。封內有警。市人惶駭之。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始為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老用昔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為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復作亭于巖股。以待往來之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為之言。

口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欲完。以葺于是者。數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故非一日矣。肆凶怙力。民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虛。而層軒疊徑。雲烟香靄之間。幽崖塞蹬。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



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童叟牧豎下逮窮髮荒誕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踈踏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

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竒邪慢戲之物日襲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第不治。畜豕之所游。鼯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秦雍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目。而望微雲洞開。一日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孔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殼棘而受變於物歟。予整然不答。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閭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閣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晉滕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為高乎。鷄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觀其異哉蓋  
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  
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  
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  
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  
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蔽翳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桎  
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  
退予願謂二三子誌之鏡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  
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為禪寺更四代而  
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剝二閣蔽  
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歆完而遷之  
久矣計其壞材堅甃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  
所能為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  
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為我記之  
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  
檻雕欒鏤碣渥彩焜耀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東西  
序虛明浚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

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蓋  
臚相銜而輻相輳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穠麗為東  
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  
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畜用而寡求  
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為美觀也比年以來  
歲屢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為虞而康師乃能  
於薦饑之時導動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  
足以感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書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  
陽即其北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  
卉以為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  
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  
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  
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  
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  
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  
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  
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葺之  
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翔幹之勁豈易勝

龔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我公獨見義必為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  
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  
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  
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  
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  
望雲而思親將及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為浮屠  
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  
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  
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為  
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立其徒惟  
覺請予求文為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  
幼方肄業為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為進  
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  
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  
以世累攬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  
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為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  
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為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為郭郭驚湍激流為溝池魚稻粟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偽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而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滿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

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睍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八紘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藥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為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為寘

先人之遺像以為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禦也  
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  
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  
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  
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  
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  
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鼇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  
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  
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  
鼓刀而不為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為泰臨之以斧鉞  
而不吾喘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  
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  
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  
吾知其才必為世用也今見其龜矣異時推其所養  
而羽儀於朝又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為

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為惡者政成治定乃頌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疆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

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為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為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為池陶甃以為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中成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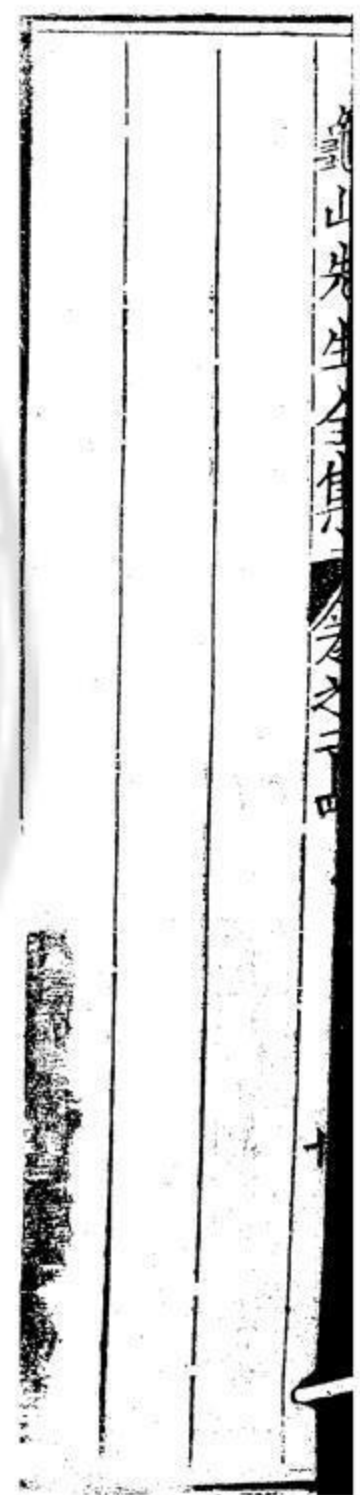
堽廢址踐為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  
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  
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嫠女之政緇條紀律纖  
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為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  
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  
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里人黃敷督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麗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  
丁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  
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  
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  
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  
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  
寔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  
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  
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

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  
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  
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間與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  
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  
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  
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  
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  
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  
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規切蓋  
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與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

在弟子之例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溪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

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闕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折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烏用學為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然為言邪其未以為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飛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

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  
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  
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  
學者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  
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  
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  
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為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  
補於字書也故為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  
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義序

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  
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益多矣學  
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  
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  
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  
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  
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  
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

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及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  
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  
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  
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  
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  
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  
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  
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  
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  
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  
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  
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  
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  
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  
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  
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  
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

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

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

垣後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濟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辯明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

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  
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  
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  
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施擔  
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  
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至垂絕而  
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  
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  
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  
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  
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  
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  
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益將期子  
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  
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

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及是而求所謂仁  
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  
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  
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母忽云

###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  
未有知其為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  
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  
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  
乎不然何裊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為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  
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盈  
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屯於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棊謀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  
文請字曰文伯弁為說以紀其事云

###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  
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  
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粹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烏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為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缺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善言懿行固已餒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為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為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為君禹稷臯陶之為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所著咏史詩合二編屬予為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為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茲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為人而樂為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予為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為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儻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三十一  
像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  
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  
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  
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  
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水華先生文集序

水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  
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  
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  
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

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  
初在平江雖為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  
惕息催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為有力者所  
困不得盡其所欲為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  
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  
娛無窮愁懟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  
詩為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為序余竊謂  
東坡文妙天下為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  
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  
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



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為之因以著其出處之  
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  
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初公而下六  
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  
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  
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  
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  
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

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為棟梁細而為榑欂居擗  
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  
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  
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  
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  
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  
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  
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  
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乃  
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實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立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日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

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

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  
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  
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揚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  
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拔山  
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鷙  
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  
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輩流乘  
功名之會鷹揚邁生之氣舉相將也今其子孫散為

編氓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  
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  
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  
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  
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  
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  
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饜飫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

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是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徒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  
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  
於女子乎故膏梁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  
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散  
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  
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誠示  
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  
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  
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

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  
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  
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豚為彊何以  
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  
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  
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  
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  
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  
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  
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  
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  
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  
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  
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揚孝本  
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  
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首  
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  
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  
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  
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  
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  
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  
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  
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  
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  
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  
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  
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  
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  
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  
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  
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  
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  
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  
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  
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

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  
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  
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  
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  
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  
薦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  
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  
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  
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與而引據精密足矣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真曜為比其尊  
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闕中諸君決疑於伯  
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  
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承

座右 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  
沈公文通二公竒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  
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  
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  
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  
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  
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  
是時頽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  
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  
高郵孫公覺尤溪罷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歆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踞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感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  
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  
為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  
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  
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為  
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荊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寫者如登膺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温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佐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  
州一時清議寬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  
諍之事之本未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  
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  
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  
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  
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里人嚴朝選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鷄烏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是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 雜說

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為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為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蘓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貴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

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由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刺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權書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

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  
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  
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  
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  
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  
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  
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免焉故其流  
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  
予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聳聲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噉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  
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  
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  
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巔上  
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醕酌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桴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螯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侍制儒席至珍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  
宣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  
代於底時豈惟聞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  
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適茲  
化景之長足為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霽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番旆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隊陣已無風烟軒樂依東樂琴瑟一韻既

車果至呈時想五辨出蕭神海番越亦雲嶽然同共

滿對隊文十半開劉劉品决然身與空最春海多樂

外景子以爲賀林之樂為軒觀車用謝養持

琴川力之毋意思難交并大國大瞻故并西只讀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  
是月晦即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  
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  
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迄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懽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曩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釐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

駢支較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耒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  
曲任而  
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傷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彞  
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歌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

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乎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芳嶮兮雲帆蔽天膠沮如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矢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慙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非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櫻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眾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益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為鄰

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溼淪汨沒終屈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納懿柔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戒雖雖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季黃髮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瀾瀾竟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殺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睿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畱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傷歎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顰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憇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兮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齊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孑然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畜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及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者真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詘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慙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是天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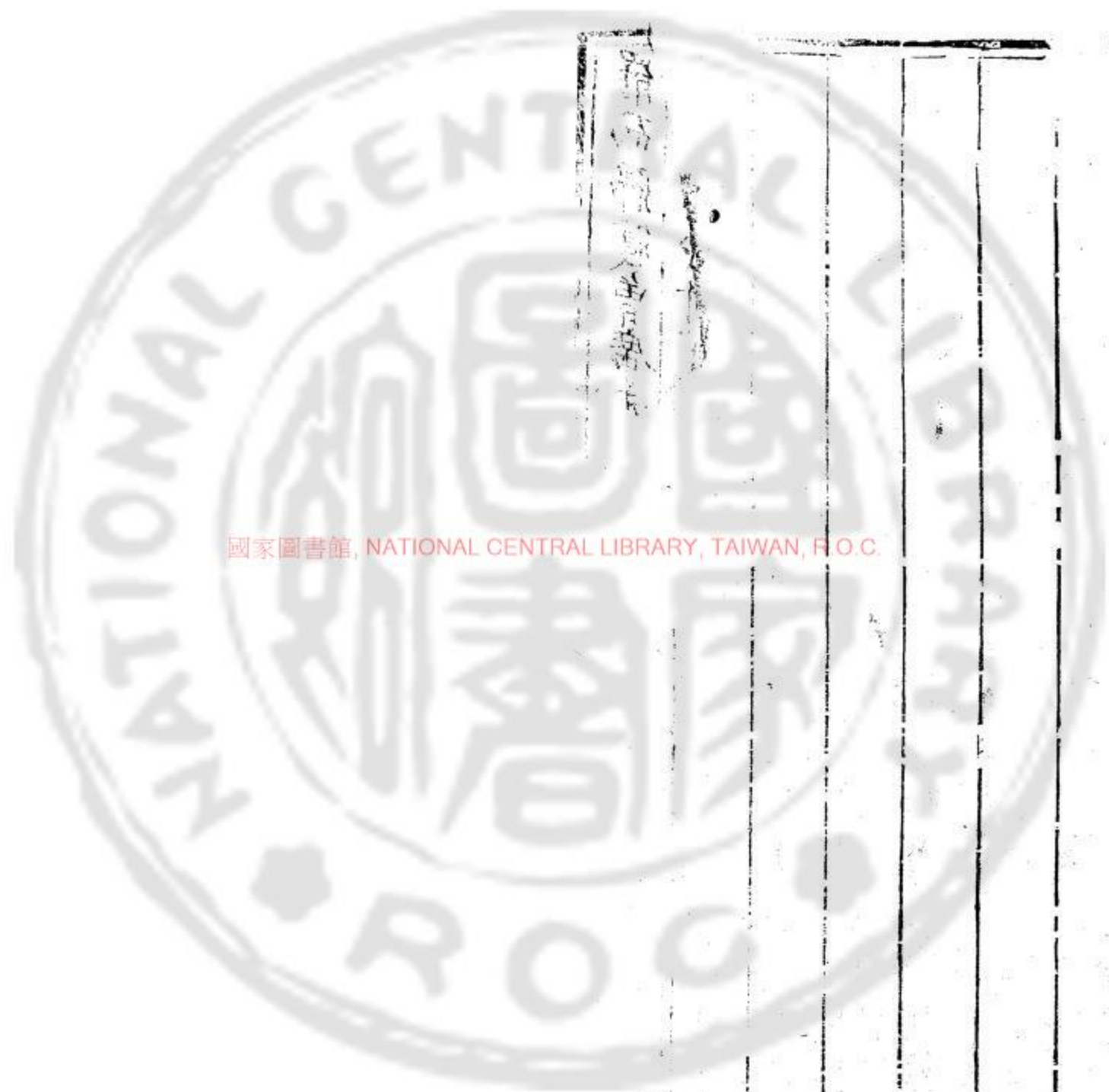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處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稚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惟此鞠凶死  
生永訣斯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龜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鄒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徽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魯氏巫生阜阜生哲哲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第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薦登臚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言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  
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  
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  
上讀公所撰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  
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  
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愨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  
殿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  
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  
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鬣髮盡變服除入為  
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  
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文袂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  
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  
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  
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  
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寮當公行具章疏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  
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  
大臣體雖繫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  
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願所言  
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  
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  
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  
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人行下事雖不後士論臆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  
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  
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  
者相湏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  
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  
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  
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  
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

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  
義且於謀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  
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  
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  
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  
經術惇行義人人薦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  
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  
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  
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  
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  
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  
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  
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  
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  
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  
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  
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  
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候僦者  
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未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  
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以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  
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畢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後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後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後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比去正是行其所無事

卿材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但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今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民食未克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冀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

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入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疎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輒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屬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第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

臣不速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銜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季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魯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

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有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章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  
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  
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  
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  
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  
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  
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  
配罪人才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  
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

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  
卿學術存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  
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  
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  
史官擬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  
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  
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  
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座右留裊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

兵銓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  
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  
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  
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  
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  
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  
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  
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  
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

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  
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  
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  
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  
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心物外歷英宗禋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  
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  
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  
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  
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  
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  
祖禋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  
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  
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  
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

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  
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  
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  
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為有失魯公稱上命俞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  
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  
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  
命魯公遠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  
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渡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外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  
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  
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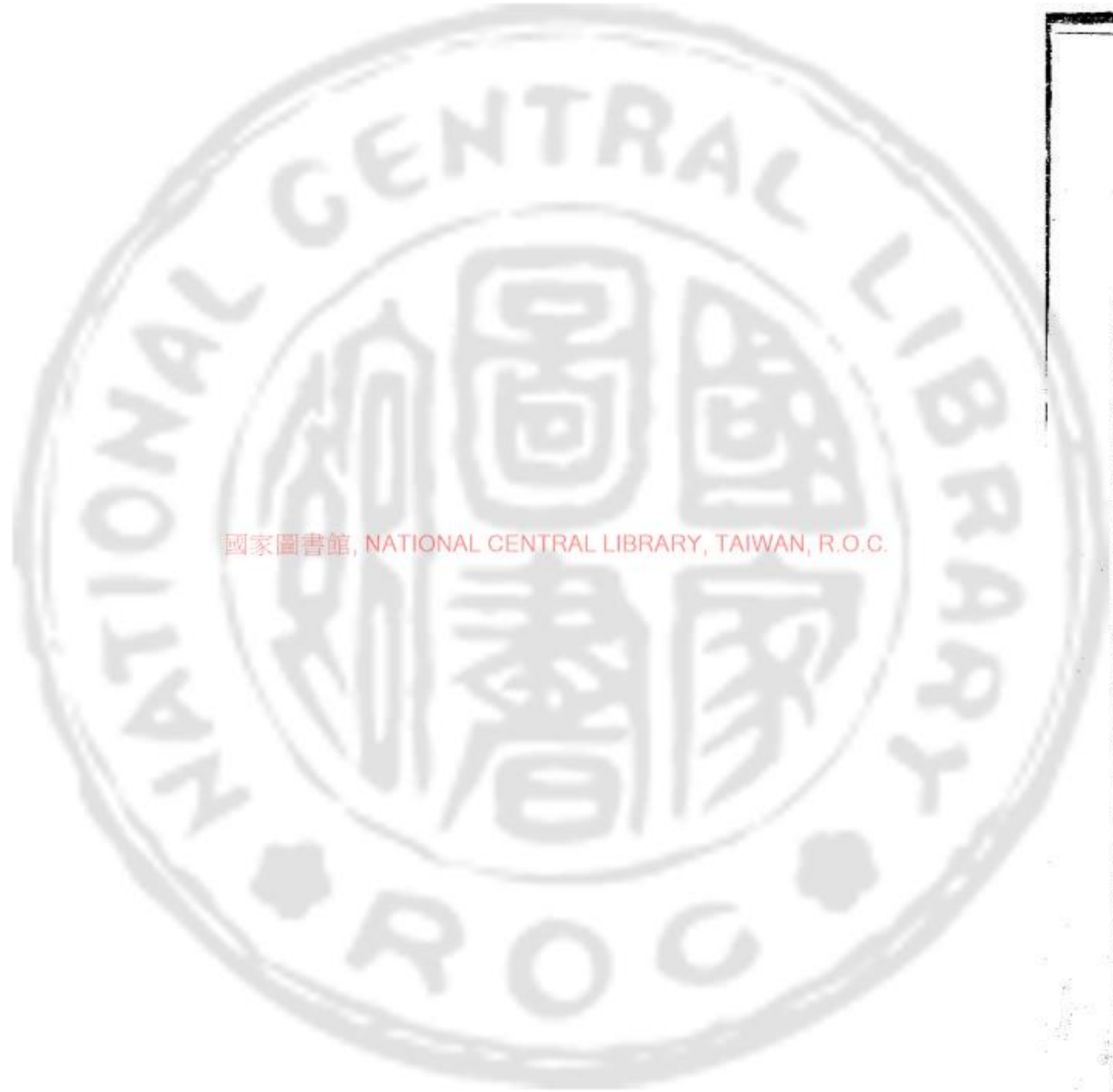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廼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濼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文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

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卽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晬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還朝某宮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事者非魯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此

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惟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魯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即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宦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即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緄承事即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即監兗州東嶽廟統將仕即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絨將仕即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即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侔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愷悅懷悟悒恂堪怡恢惛惓懣恢懍懍懍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適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里人嚴鑰嚴鐸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誌銘上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  
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  
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  
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  
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  
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  
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散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遠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

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夢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壑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  
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  
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  
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遠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  
塋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  
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  
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  
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  
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  
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

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  
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  
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  
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  
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塋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  
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  
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  
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  
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  
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允矣夫人其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貴諸父皆浮侈妄

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即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即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賊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遭大飢流亡孳踣者相枕籍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踈目明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嗇乎胡德之純謂天爾厚乎後胡不蕃憑心大靈兮騎雲歎天關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朽兮長存後歆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五  
晒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塋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子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喞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塋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蓄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慈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薦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

女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先生於歷衢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蠟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摘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濟惟道之腹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華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任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逐前議先生不受令守  
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歸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  
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  
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  
五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  
之原娶劉氏先生彛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鳴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

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  
窮死噫命美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  
君子儒兮純明蒿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瑤兮  
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  
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  
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李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  
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晚亦出任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  
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像字  
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  
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  
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疆  
學老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  
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  
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  
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啟迫之  
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  
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大觀元季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  
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為銘詩以慰諸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  
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  
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  
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  
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  
俗獷悍喜訟聞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  
郡為難治君敏達疆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  
不死者五人令狼悞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  
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  
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  
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  
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  
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闕  
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  
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  
其所自為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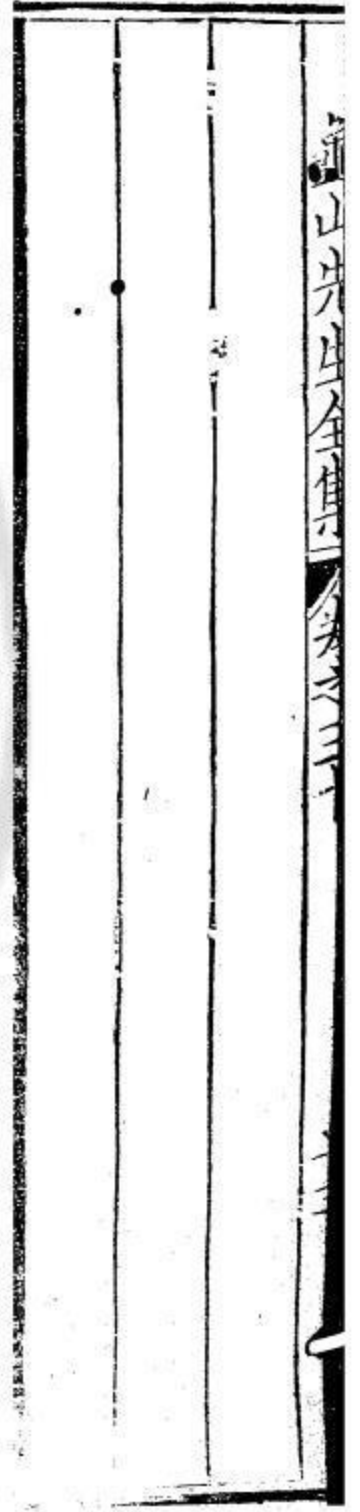
賢而益竒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  
卽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  
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干今頌之以年  
勞改宣德卽上卽位覃恩遷奉議卽賜緋衣銀魚辟  
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卽還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

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  
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  
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調郵族  
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  
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  
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又美觀公所為  
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  
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  
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  
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  
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  
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  
章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  
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  
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  
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  
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羨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  
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躬  
闕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卑不流  
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里人嚴鈿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  
 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易乞銘  
 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不遠  
 數千里來請銘我何辭焉君諱某字君玉  
 温州平陽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  
 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仕君為某  
 子以學資其費不吝人樂易無訝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

雖小伎稱一若不及同人

之急不責報效

雖輟素掃更不為後計留

也里俗尚鬼不

以厲疫死者必累心敢發

喪君之母夫人亡

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

耳奚忍為是耶其

言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

子而戒之曰江等慎無析居為鄙俗堂態象方之訓

死猶不忘非篤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

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為心屠氏者泣涕問

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

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

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

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

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

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

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

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

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璽置待價千

金醕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垓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德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德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筍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

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元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婁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魯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泥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奉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放轉朝請即用年  
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表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奉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  
終于正寢寬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办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箚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攜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  
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

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自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  
章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覡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桀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丐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跣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子益行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口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

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甚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逐為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雖守將廣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間直不泊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雅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微名於世雖仕筮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善為戒疾疴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玠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君

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即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孫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塋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敘  
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俱實其  
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克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昆  
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斷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躋寄之去來視猶一皖善無不報不于其  
躬力穡之勤後獲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季越三月癸酉塋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謨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翹  
如在己者雖里巷踈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困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  
奉即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以行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繼女三人皆幼平且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己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詆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丐外不復以世累撓拂其  
心日誦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訟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頽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季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事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

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予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宙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子仁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卒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豈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未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過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瘦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辦奩且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夫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番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即即崑山令也次曰恂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侑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止~~霽霖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

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禳巫宗人得癘疾闔戶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聞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逆旅軫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為之棺歛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沒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深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併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其永無極

其亦無

其亦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二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岷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為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畧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

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為邵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睿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寧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季之間無不窺學日進文日益

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趂越百舍而至者常相環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声言行邑公送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邑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

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無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

論乙乃止當杖番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堂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即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竒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

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為  
 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謀言  
 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眾我寡去  
 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  
 櫓彼將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  
 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羗等  
 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  
 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  
 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  
 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

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  
 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邵事適當累政  
 因循之後獄繫甚眾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  
 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  
 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  
 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畧以謂  
 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  
 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互許之  
 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

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廊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雷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雷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公

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叅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塔也以公聯姻姪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佐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總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

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蓋命左右司畧倣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親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緜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官祠朝廷意公

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勲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縉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浴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即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是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



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事勉自愛毋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處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澗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暮親即以與其子緯其教

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

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甥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蹇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

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辯論上前名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心釋用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縮前日論已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

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羨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為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敎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

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滌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諫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力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紆如不倚不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廿二 九  
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諫直辭如防在  
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  
美自公歿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  
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  
州山陰人仕唐為諫大夫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  
州故今為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宗哲諱贈大理評  
事祖毅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  
母鮑氏金華縣右夫人資考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

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清各適其節言德功  
容人鮮儼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杰乃可以為配是  
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  
科遂以妻之惟吳氏世為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  
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  
柔明端靜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  
意閨門之內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祿微喜  
過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  
歸之夫人躬治殺饌必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  
吝容人以為難而夫人安為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

以李公為稱首夫人之力為多也李公從辟鄜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吳氏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建中靖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為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塋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淇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舅右丞黃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沒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

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有言牽復未行曰維承事即曰經曰綸皆通仕即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即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衛州司功曹事周琳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即爽侯彥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塋夫銘所以論謨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之罪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

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為存沒之慰余感其言故不辭而銘之銘曰內職之脩閱而弗彰有子之賢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為崇安人曾祖伯玘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父仲通以文行為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奉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

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與之交元祐二季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祿之恩授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羨之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

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  
義以致今非言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政和  
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  
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撫楚間也改常州  
司刑曹事公蒞事精敏郡治賴之為多惡吏屏息有  
道外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  
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  
故以清議所在者以公對驛召為詳定九域圖誌編  
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即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  
禮遷奉議即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

陞對建言朝廷更入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  
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  
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  
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畧文華之意時浙寇  
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  
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  
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  
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  
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辨中丞公然之  
比至鎮植已率眾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

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為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為朝廷經遠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追黃州轉承議即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茶鹽為業姦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決之無留吏猶習故

常白於欵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睥睨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為念吏不得倚法為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爾而公洵疾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蘓而吾病無憾矣病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為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始能濟務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公為高郵視事絕數日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  
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娶吳氏奉諫  
即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即充兩浙轉  
運司管勾文字抗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  
孫男女十人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縝得作者之  
體尤長於詩藏于家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  
列侍後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為東南最  
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源溪  
其發必遠處爾淪喪七論惜之其孤將以明年六月  
丁酉葬公于白水之源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  
不得辭銘曰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  
歸濬深有源涓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終

禮部有司既未始百世久野野長發

一國論曰蘇謝之漢名與謝以名與謝與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  
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  
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  
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  
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  
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  
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  
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  
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  
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  
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  
縣忠宣范公判濟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  
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  
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  
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  
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  
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  
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

轉朝清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  
官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  
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  
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  
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舍山  
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  
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  
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  
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為交朋友有信蒞官遇遼吏  
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士之初未  
更事縣有疑獄餘季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  
於征斂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  
此在公特其批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  
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  
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  
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妹姻族無間言公素貧不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  
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爲文林郎洪州司  
兵曹事卒于官擬椽握皆蚤世損廸功郎前授歸州  
司兵曹事故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  
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  
南義一卷論語孟子襟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慙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  
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哀仕爲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爲務自闕陳數千里外羸粮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宅先生居雲上  
爲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竒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宣黃令適丁母碩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爲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踞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漕浦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即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孥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改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即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宣之安撫朱公綏以公無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搖手為姦尹陞對被將諭遂以公之名聞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為常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車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昆陵，愛其土風，欲營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塋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蒞官臨政嚴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慶府鄒縣事朱在次適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季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亦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尉乎有聞出番于外惠施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計聞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伙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令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父行知名於時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焉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嘗吞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德即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穎昌府郟城縣脩奉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牒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羗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貴酋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括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眾矣就除陝西路轉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辨第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畧安撫判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訐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陲願少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樞崇寧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指望實益乎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疆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君不察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距漢界百餘里地皆瀉鹵無水泉古所謂澣海也間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慶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三進對胥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劄彙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徐丁臺章章琪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聘貽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

粟煖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劔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由延帥判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生事初羗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款謀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羗必不來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圉益固大觀初閏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送還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殘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鄜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特蕃兵弓箭手為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千里而諸城踈逖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遠者重  
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糶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糶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勅公移一準銅錢槩  
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塊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重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  
曰聞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  
者重以當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郵晏如政和五

季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詣提舉杭州洞霄宮復徵猷閣直學士盜發幫原声震東南起知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矣公戚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闕除河東宣撫司叅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羨敢

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惟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已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貴侶濶累細務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廷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指其地募弓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黷勝動中機會每以疆吏生事為戒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

是為稱職若親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榮



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  
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蹄為知人性誠  
孝每以褻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  
特旨從之啟穆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  
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養  
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提奏議七十卷娶  
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  
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毅朝奉郎通  
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女適從政  
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微言登仕郎  
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  
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羗戎  
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十七代孫載遇督刊



錢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軫行躋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

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黷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即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旨遣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  
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  
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閔決庶務  
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歛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情農  
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  
父老勸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

早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  
留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為感動未  
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  
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  
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人天下一家非  
秦晉比矣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  
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  
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  
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  
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渡振於暇日

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  
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  
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  
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  
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  
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  
郎諸子俱好學有五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  
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為人敦  
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過人以禮無貴賤賢愚  
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魯豐無倦其

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  
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  
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  
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願天下事非輔  
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  
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  
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  
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公在均陽  
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  
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

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  
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充之狀來請  
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  
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頡  
頽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  
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  
知公益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  
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  
止公方妙齡鵲鳴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  
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  
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皞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遶東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場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躉卒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其

是年某月壬辰塋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戍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羗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緡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  
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齋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八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也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噫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莅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

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  
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即某之女有賢  
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  
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  
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  
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  
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  
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  
渭川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  
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弁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

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  
以是年七月某日塋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  
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  
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  
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  
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  
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  
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東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畧不見遷謫容爛盧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之青溪民有訐匿鏹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儻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儻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鐵來告曰且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狙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其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徃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耳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即四年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

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擢公元祐辨訢論罷職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為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

某昔嘗免刑部即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其名進者上未以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請即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塋于揚州縣善應鄉顏村青龍岡

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蓋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欲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成誦其

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絕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屬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鷲禽擊死者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蝕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而學自將談治有而

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請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揚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弟誠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



隨瘳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  
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  
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募其獄連逮  
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  
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率伏  
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  
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  
制行換宣德即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  
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賊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  
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侍禁史士  
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  
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  
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  
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

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彘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即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汰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率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

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彖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仁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躡旅起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屋有田臣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柩葬于公之屯子  
男八人長愿宣教即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  
次懋迪功即池州士曹掾次愈迪功即福州士曹掾  
次惠次憲次懋次懋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  
即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即直祕閣廣東  
路提舉常平寺事王舜舉次適奉議即主管亳州明  
道宮呂翊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  
遠數舍詣昇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  
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  
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

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懋  
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  
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  
莫不欽嘆其孤將以其年月日塋公於某所其原以  
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  
死豈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諫褒贈之典  
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任以  
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  
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知故相又簡  
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  
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  
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  
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  
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閑清約如寒  
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  
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  
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  
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節輩皆伊川  
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  
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  
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  
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  
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  
加注保州司法叅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至監  
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  
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  
練達政体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踞其才府事多賴  
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  
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

屈秩滿知蘄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踞諸  
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其  
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  
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爭  
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湏被逮即具  
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  
為功比公至率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後信  
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  
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一  
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

一夫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撻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遞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叅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

欲之重典公方初來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即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淮



浙園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  
姦隱滿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  
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暉常患不及公笑而不  
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暉服其明焉七年移  
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  
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管朝廷議  
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漆播思珍四州反其  
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  
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  
要議請開溪州路而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遣  
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  
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  
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  
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要與冉蠻老以仇怨  
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  
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  
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  
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  
王入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

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  
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  
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  
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微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  
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夔路廉  
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夔州故基也山嶺越  
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  
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  
以固強圉居平陸者所以杜凱覲故前代割據夔州  
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顛乃移夔居魚腹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領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徂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誌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後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  
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又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  
漕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扇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汪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  
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揆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  
褒朝請卽子袞迪功卽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揆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  
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遺骸并誥勅  
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  
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  
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卽混洑及三女早亡護  
將仕卽溥通仕卽泣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

所在沈登仕卽鴻以褒典補將仕卽孫女一人諫官  
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  
遁慄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  
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  
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  
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  
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  
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  
仕卽時秀州兵亂害武功卽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  
機宜文字辛亥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勸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勸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効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

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篤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未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襍賓與人議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橫  
流稽天取羨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昊  
天不聞惟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  
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芻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縣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將彥卿生文之當閩城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即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贊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季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道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訐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訐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後事即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叅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心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

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鉄錢科兩砮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許公先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  
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  
薦守令仍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  
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  
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即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  
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  
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  
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  
詔公察訪函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  
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

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  
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  
患上皇一一開兌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  
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  
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  
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  
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劍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疆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竝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設三十餘萬勸誘入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

其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北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更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  
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  
遲疑上即曰卿識御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  
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  
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  
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  
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  
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  
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  
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

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  
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  
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即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  
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即先是王黼探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比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繞至瀘溝百萬之衆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特彊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汰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

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胃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謬

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  
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  
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  
旦折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  
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  
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  
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  
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  
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  
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楊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問皇帝公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諫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忒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

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襍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稟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後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童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

全之俛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待從官總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  
平不試率情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  
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  
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  
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  
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摠培克其使臣立大  
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  
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摠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  
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摠坐是降  
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令

雍認姓公謂雍之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  
近臣聞其子妄有去矣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  
上竄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  
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  
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  
一切杜絕之新添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  
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  
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  
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  
忠厚之意奏罷之楊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道為之公疏言樛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  
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  
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  
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  
領宮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  
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  
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鄺延  
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  
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伴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  
免夫錢盡元隆指揮恣為侵漁湖北提點刑獄臧時

中在任姦贓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  
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  
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  
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即差  
覈試詳定官階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  
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  
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  
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  
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碩避出不遜語  
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涉取信于

陞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實意復落公職降公職授宣教即黃州

居住公開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即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竝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

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  
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疆盜賊如  
何而可殄奔竄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  
之母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  
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  
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  
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  
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  
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  
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  
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  
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  
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

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  
一無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  
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  
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  
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  
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  
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  
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  
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  
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

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  
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  
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  
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假傍  
子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  
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  
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  
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  
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畱公樞  
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  
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  
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  
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  
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  
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蒞  
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歿  
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窆汝等各勉名節  
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  
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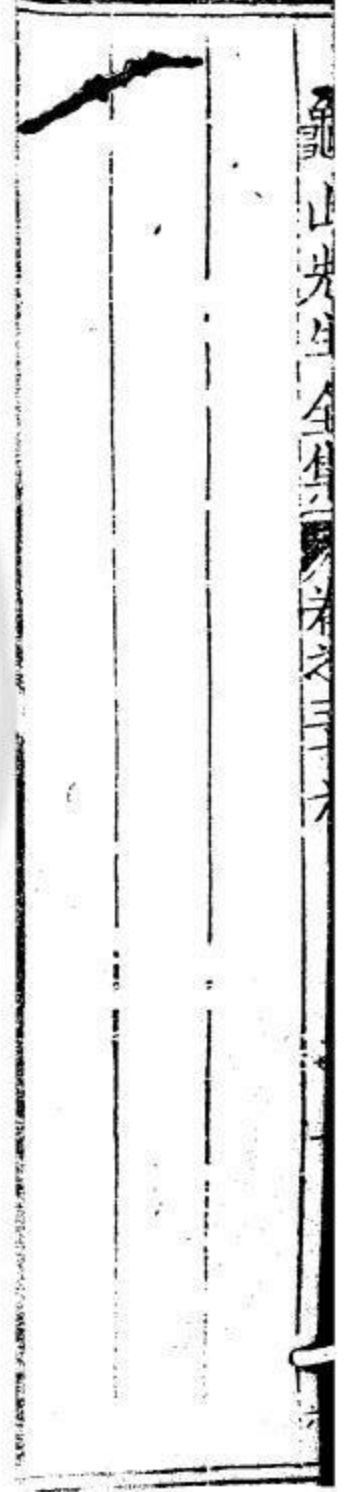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踈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諫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燬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素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



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附珣奏辭之上  
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  
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初寒盛暑  
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  
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  
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過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  
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  
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  
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說至  
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談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

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  
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毆陽率更筆法  
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  
二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  
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  
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  
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  
某通仕即次某次某並承務即次某通仕即次某未

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  
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  
鄉榜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至  
是其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  
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  
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  
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擬其  
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  
公實無慙黠虜驕悍萌芽木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  
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蒞馬磯帝聞其神命公出使  
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  
闡寺之梟貫為擅寵厲皆是生實微且虺惟其兇燄  
衆悚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著龜  
窟而莫後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  
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  
德必有後天固可推豨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歆考者  
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  
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  
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  
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  
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  
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內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閣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蒞其職  
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  
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以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訖之而前守不加卹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  
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  
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斂所困其  
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薦飢盜賊蜂起民流十相  
屬杓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卹之公既免租而定陶  
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贖軍時相  
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  
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  
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  
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宮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臚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已為子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卞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非驚於風象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鄉行彖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君子也自宣德卽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於正寢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卽亳州城父縣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卽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少年逢時歷事三  
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銘新  
阡以示後昆

樞密曹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  
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  
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游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  
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鴆毒而  
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  
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

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  
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  
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  
輔弼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廷康殿  
學主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戴德南劍  
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  
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郎致任贈正奉  
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羅  
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絕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  
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

德縣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  
宣奉公憂服除調壽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  
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月勅令所刪定官改  
宣敎郎乞補外通判安爾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  
管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  
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爾  
無權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畧曰以彼錙銖之  
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  
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

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  
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  
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眾跳身遁者  
數矣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之眾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  
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  
不能如何所為盍亦各輸所長無採眾論夙夜勤畏  
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  
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



此而不徵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  
因而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  
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  
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  
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  
兩立以臣言為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不復居  
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  
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  
屯戡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算矣  
矣又言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故  
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  
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  
上服徑推挽出境以為屈已愛民杜稷大計當如此  
臣竊以為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寬  
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  
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  
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  
之召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  
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後

辭大意以弭令我自謂據域中最相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諫不協遽圖引去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

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諍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訥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責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圍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雖虛心聽納而人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忝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實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上曰曹輔遇事輒發歛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  
除御史中丞是時何臬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  
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臬輕儆不可任及虜渡河  
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  
灌最為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南劄連珠寨  
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  
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  
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  
北東南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  
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臬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

臬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臬方信妖  
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  
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机務  
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頽大元帥握重  
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與  
仁府迎之公密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  
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盡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  
矣公至與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欲邀奎輿  
出郊議未決何臬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虜  
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臬厲聲詆公公又率  
馮澥共說之澥與臬同鄉齒長冀幸一聽臬不從及幸

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大學生楊愿陳抃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後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彊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鎮以謹防狄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

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水銀龍腦以歛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子改京秩勅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一再辭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紱總補承奉郎女適承事郎羅永二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筭公天資孝謹仁施

宗族而義著朋友弟軼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涖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葬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還薦膺顯秩進居宥密知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污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此銘詩用廣厥垂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衛紫芝山以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而銘之公諱穀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

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摠戎于濟滌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上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畢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因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以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尚祈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

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秉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遷之臣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傳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

召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合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浚等聞知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罷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

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節篆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一  
國任焉其中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  
夜盡瘁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  
省議事疾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  
上嗟惜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罷  
元子猶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  
皆度越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  
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  
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  
氏朝奉大夫微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  
違德閨閣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

于建安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  
即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  
祖承務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薦歷臺諫章數十上  
皆人所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略而不言著其大節  
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章告  
中外不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狗國忘身  
為世大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繫公之力  
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弗磨弗切  
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其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網瀕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困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九川之漆坑其第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有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鬣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獨特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為之表識乎故特叙其為人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為君之墓而不忘也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為提孩識慮已有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為憂多計垂育子雖士人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為怪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為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為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肄業于麗庠敝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

尚合視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夫復何患既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蘇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迪功即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既蒞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即初右丞薛公某常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諸子從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編集荆公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遺文辟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嘗  
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言年六十有一君為人  
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  
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  
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歎然常自以為不  
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  
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即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終五代孫忠信督刊

通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顏波注扶桑蹊蹊黃小群毛髮忽已蒼  
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  
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躬善利間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  
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遠然未殊行與歲  
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

警猶適千里駕言勿徇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  
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  
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  
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彊  
至實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敢常  
禹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  
歆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嚴陵釣臺

漢網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  
三公經邦手吏事困精覈功臣訖圖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固前識  
投身豢名爵豈得枉尋尺萬鍾雖云富樊雉非予匹  
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搦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  
羊裘御冬溫袞繡未云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  
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冬至日聞雷

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恹恹群陰微  
尚覺雲氣昏嚴飈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喧鼙  
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虧向晚怒声息霰雪交餘輝  
凌寒山驛孤持盃空自疑

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土屋

土屋枕荒陂周回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  
功雖勞版築身自有餘力依戶鑿圓竇寒光度如壁  
戶開迎溫風冬堦可栖息胡為棟宇麗但免風雨阨  
安居自寬暇見者徒逼仄寄言鄰舍翁各自遠汝適  
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久不得家書

航彼晨風飛日暮歸鬱林游子尚何得但寄千里心  
庭闈斑白親憶念我亦深云何彼無耗徒役夢寐尋  
有如在空谷歲久想足音此篇一行書貴可抵萬金

踟躕步前庭復坐口歎瘖淚墮不自知但覺盈衣襟  
人生本無待豈受外物侵歸當卧牛衣竹籜橫荆簪

藏春峽 六宋有序

國華先生得幽谷於劍水之東去其所居僅一  
里餘負山之巔闢池西向為堂名曰咏歸堂堂  
下有亭曰老圃亭之前有跡穿數畦其南北有  
二茅亭南植梅數株名曰暗香北種紫竹數竿  
名曰虛心又其南有一石竇其下可容數人名

曰容照巖合而名之藏春峽

其暗香亭以下四  
咏見七言絕句類

結廬東山阿屹然俯全閩下有黃龍淵浮光抱層雲

彼美谷口翁杖策來往頻明月自為友顧影相為鄰  
擷芷佩芳蘭不與麋鹿群虛堂發輝素黃卷日相親  
采薇芼晨羹七鳧侑清樽曝日負岩竇為重浴溪濱  
微吟曳雙屐踏破青苔紋歸與自樂只此意將誰論  
點狂聖所與聊欲繼餘芬

右詠歸堂

昔君居隱鱗投竿拂珊瑚國華故居有隱鱗洞洞前有釣臺今來寓  
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蔬野果樹  
朱槩蔓實垂青桴藜根有罇鷓晨炊勝彫胡豈惟充  
君腹鄰里亦厭餘蔬泉動地脉磽确成膏腴諒彼漢  
陰人假脩匪吾徒避俗柴桑翁不渡嘆荒蕪卷懷經

綸手治平此一畝居知子非隱淪聊以寓壯圖人生  
出處分禮義安可踰茲謀異樊須甘事小人儒

右老圃亭

送虔守楚大夫元祐戊辰

象緯辰心次雄都水濁時經天浮瑞彩絕代出英姿  
厚德千金壁虛懷萬頃陂霜蹄來漢苑雲翻上天池  
籍才猷美皇使節馳飛書騰衆吻橫竄寘通達  
剖竹章流遠還車蜀道巖除成都憲以臺章羅得虔守秦庭徒被  
指趙璧本無疵黃霸初勤細裴公可範規惠流三郡  
俗名掩四賢祠大厦資梁棟承祧賴鼎彝會須紆袞

繡寧久駐旌麾畫航行空挽甘棠去益思烟波迎棹  
急江柳拂墻低賤士行藏拙參軍秩序卑生涯惟蠹  
簡事業付毛錐懶惰文園病伶仃曼倩飢自甘同跛  
鼈未忍舍羈龜朽資難雕繪餘生辱品題寒爻回暖  
律陰壑得晴曦終愧麀頭賤難酬國士知兩行淵客  
淚感激自沾頤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群吏集戢戢同隊魚暮衙群吏散翩翩若鷺鳧  
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璫璣啓戶聞無人清風入吾廬  
持盃邀明月大嚼時與俱踈躩步松陰對影聊相娛  
嗟予懶惰久濶略與世踈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  
為問魯山翁此意今何如

黃彥昭時思閣

前有連理檜

孤丘鎖千岑層閣跨雲起永懷霜露思時未薦醪醴  
欽宗貴收族蟄々神亦喜故令傲霜根駢枝復連理  
黃侯渥注種一躍不容擬慶源如歸墟萬壑自奔止  
終見君子鄉乃是鳴珂里

江陵令張景常萬卷堂

民生結繩初異宇本同體誰令四目翁破肉作瘡痂  
龍龜出河洛茲理固天啓張侯瑚璉姿高步軼前軌



買書費千金克屋未云已六經瀋溟渤百家襟原委  
中流湧千波舉体惟一水參前有真趣萬古一憑几  
毫端吐竒芬溢目麗統綺微言窺聖域妙應期得髓  
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

送蔡安禮

眷言與君違寤寐念往昔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  
乖離成參商出沒俱齊汨義和鞭日御過眼飛鳥疾  
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繾綣念子又何適  
行矣不可留倘恍心若失人生惟所遇行止或使尼  
况復各宦遊聚散何可一嚶嚶黃鳥声上下示其匹

俛首聽遺音飄零淚橫臆

題愚齋

溪東與室

結廬依林立回峰爭盤紆下闕清池淵憑軒數游魚  
飛閣出雲表浮烟襲簪裾中有傲世士脫畧自謂愚  
高義輕羸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秩羅瓊琚  
鱗七壁間題一一露珊瑚嗟予久昏塞荒蹊少耘鋤  
昌黎已隔世將焉問夷塗道逢北山公荷鍾時與俱  
皎皎河曲叟朋儕共歎歎高坐一來遊豁然心神舒  
籬東有餘址誰能薙榛蕪結茅可容席一瓢來此居  
寄謝陶彭澤何必愛吾廬

童氏必大亭

生前作此亭

超遙武夷翁霞衣爛朝日作亭依雲根望壙茲焉息  
仙游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雖隸編齊貽謀有遺則  
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為識伊昔晉公堂三槐手親植  
扶疎滿庭陰貂蟬映圭壁默視天人際召應齊律呂  
閭門容軒車茲理固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江上晚步

赴荆南詩

鏡潭磨青空壁月侵江添攢衣弄清泚烟烟月在掬  
冷然適我口肝膈貯冰玉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  
歸來盡餘樽醉臥媚幽獨羲娥偶相憐歲往如破竹

餘生枕中付勿問黃梁熟

荊州偶作

鄭公稽阮流野性本麋鹿平生傲羲皇白首就羈束  
大寒客無糧官冷飯不足顧予支離人攘臂受餘粟  
江魚尾盈尺飽食勝梁肉荆山富樵蘇丈室有餘燠  
頑踈愧前哲所得踰往躅談經追時好俯仰負愧怩  
流光逝不反愁鬢日改綠世道劫火燃不爐乃良玉  
晚交定難恃雲雨手翻覆官居真遽廬東擔聊託宿  
求田意雖鄙此計正宜速歸尋谷口耕勝賣成都卜  
坐想帶經鋤倚耒聽布谷

送鄭季常赴大學正修

驅車出西城眷言與君遠北顧臨康衢問子將焉之  
赤驥度渥洼終當飲瑤池成都九軌道一躍不可追  
浮塵暗荆棘捷徑行多迷長風戰秋林零露沾人衣  
青松不改柯期子清霜時

次韻何吉老遊金鑿寺

榮名嗟何為病木自生癭彭殤一夢覺烏用論久頃  
寄身淵明廬翛然在人境衛生鄙樊雉放浪任流梗  
相忘到形影世累不須屏劉鍼聊自營寧復事干請  
負暄有桑煖蓬髮亂垂頸客來坐無檀誰顧廣文公

忽聞過吾門冠屨不暇整邀我招提游並轡相與騁  
僧閑叩禪寂未語心已領並游皆韓徒辭刃濟鋒穎  
多聞富如抵吾方拾遺秉顧慙管窺陋未覩豹文炳  
謬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為割眼中青  
鼻端壘漫久妙質愧非郢賡酬困詩律恐坐杜陵厝  
相携上層崗出戶畏溪窅每虞參也魯頭步輒三省  
遲回月初上雲間掛金餅昏鴉鳴相呼更覺林逾靜  
湖光湛星漢渺渺天水永歸蹊暗塵土回首失清景  
角声下譙門歸步怯脩嶺晚市人迹稀青燈耿踈影

金鑿有退之題名  
故有韓徒之句

送趙循道赴都講 南陵人

鳳山鬱崔嵬下有千頃陂

南陵鳳凰山大農陂溉田千頃

峻極不可

攀浮光亘長鬢晦冥滴風雨澄淡含環竒吸呼入君  
懷萬態羅心脾吐辭麗金臆煥若星斗垂竭來荆渚  
游紅蕖照清漪故宮久零落一洒增余輝  
儻族貴老成堯言下丹墀浮駘駕雲帆眷然成化離  
長裾曳王門豈比困益齋驂騑踏長板萬里誰能羈

送胡康侯使湖南

北溟有潛鱗其廣數千里揚鬣屬東海汎汎等蜉蟻  
百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寄之天地間大澤壘空耳

胡侯荆山姿妙質久礪砥飛聲動旌冕持節照湘水  
功名與時會事道終此始驂騑駕輕車夷踞道九軌  
朝燕暮騰越快意未為喜聖門學須彊一簣虧可恥  
擴之天地寬於道乃云邇為士貴弘毅無忘味斯旨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 亭在沂州新泰縣

叢祠有狐鳴群雛滿東州彬彬齊魯郊不復論軻丘  
鼓乃販繒翁袞袞封公侯風流日凋弊世久俗益偷  
昔時戴經人輟耕仍佩牛椎埋晝行盜閭里更相讎  
趙子尉平陽始止惟民憂百花爛成園幽禽哢春柔  
問子胡不樂我心殊未休威明揉彊梗驕鷹化為鳩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買犢解吳鉤束身自鋤耰田廬戶無楯長物弃不收  
結亭自樂只開編玩前脩誰云酸寒吏憂樂非身謀  
乃知君子懷與世異沉浮嗟予一漫叟放浪猶虛舟  
舞雩有清風遺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將誰傳  
寄言春眼成尚覲一來游

謝澹司業送酒

鄭公負才名流落四十年高視隘八荒天寒坐無糧  
忘形賴司業時與送酒錢嗟予樗櫟材臃腫世所捐  
云何附青雲拜賜追前賢開壺對青樽內愧顏醜然  
公乎廊廟安直幹上參天袂服群娃宮不虞姑爭妍

驊駟謾一歇萬里終騰騫朝燕暮刷越駑馬安能先  
玉瑩本無瑕寧須事砮鏑宣室久虛席茲行定詳延  
晒儒氣填臆感榮聊自宣辱惠不知報強歌成短篇

戲贈詹安世

喜談兵慕耿弁之為人故有虎牙之句

綵舟駐閩門初與子相識長空翫秋隼爽氣橫八極  
襜褕鏤未章吐論森劔戟鄧侯不願仕志在書竹帛  
長纓係單于落落蘊竒策氣吞流沙外意無燕然北  
虎牙有餘勇戎虜非疆敵會當朔風勁仗鉞控鳴鏑  
老夫慙哀謝見子徒感激平生謬經綸此意已寥寂  
信哉功名會事道古難必窮通付時命未足為悅戚

餘生如羸鼠滿腹微分畢行矣脫簪纓條然適吾適  
安世乃司業之子年少未受官

### 隱几

上天不殞霜萬木正鮮澤青蒿與長松各挺歲寒節  
朔風吹沙寒高嶺凍積雪萬木已摧落長松獨清潔  
人生無艱危君子竟何別隱几試澄思行藏易差轍

### 留別富宣德

富侯荆山姿落落混燕石鐫磨經世故不磷乃天質  
軒裳儻米寄既去寧須戚驂駟走長坂一跌未為失  
秦庭謬瑕疵睨柱終完璧君子有遠懷事道先器識

千鈞等鴻毛始見烏獲力行矣各勉旃他時賴三益  
別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涼颯勁絃疾溶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  
懸弧四方志匏繫非予匹平生結歡久始願膠投漆  
別離傷素懷此身任萍迹

### 遣懷

君子雖自嚴至繁宜若汙昭揭日月所向將蝟如  
天地一弈中區亥身亦孤游世在虛已浩蕩與時俱  
靈府有天游環中真道樞

### 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閩陬地力盡種藝被山谷潄濡一雨潤鬱之原野綠  
春風忽云徂舒景變炎煥涼颺動地軸擎欵何神速  
坐愁林巒空俯視萬木禿疑霜借風力摧折到松竹  
嗟予閉門人感此亦愁蹙幽庭有萱草采采不盈掬  
如聞糟牀註取醉須百斛沉酣樂時運天關不須觸  
萬物一芻狗蒼蒼自高目

綠漪軒

開池傍清軒環除種蘭芷虛明淡星漢踈影薦鳧履  
君乎試憑軒鑑此亭下水盪風生微瀾風定還泚泚  
悠然得真趣吉祥來止止

迂踈堂

終南有捷徑屈蠖終當伸君獨耻不蹈安得與世親  
結廬寄人寰獨往寧問津形影靡酬贈相忘誰與隣  
寄謝漢陰叟抱甕良非真

鄱陽湖觀打魚

小龍廟在湖  
上崇寧壬午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  
紛紛漁舟子疑若俛可捨橫湖沉密經脫漏百無十  
虫艱雜魴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梳汗鱗鬣  
鯢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噓吸  
胡寧飽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嘆百憂集

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為得

送嚴尉

世路久艱棘青冥翳妖氛狐鳥叢祠中豺虎填城闔  
君能摘姦伏竭澤無潛鱗勿云功未酬屈蠖終當伸  
飛黃架輕車一躍窮無垠

檢田

尋崙上層崗隨衝出高原烟火一里餘雞犬遙相聞  
簞壤僅容席訟牒徒紛綸齊魏兩蝸角况復三家村  
舉世競豪不薄俗寧足論吾衰過元亮欲辨已忘言  
送向和卿還京子韶

江湖多秋風惆恍夜不眠念子將北歸起視明星懸  
君平翠蚪安聳身蒼梧淵高步隘八區凌風上青天  
妙質蘊荆璞寧須事磨礱贈言以為別安意追前賢  
聖言乃常珍含咀真味全奇辭暫時好遇眼如飛烟  
潔身忌願縈觸物真虛船吾方病羸蕭市藥還自憐  
明日隔長坡相望空惘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鍾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目錄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詩二

七言古風 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卜年公折龜食墨瀝澗東伊流洛水環  
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真人一往不復見昂湖弓劍  
空遺蹤陰陽所交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邇來百  
千歲零落多竒窮鳴臯少室崢嶸倚天闕下有回淵  
萬仞蟠雙龍蒸雲結雨氣濛濛惟有蒼髯紫頰已玄  
珠時發光燄凌烟虹成周太平鬱餘策但令洙泗生

清風羨君妙齡有僊骨乘槎暗與天潢通萬里不一  
息去若孤征鴻決開銀河浪分出一派懸秋空領予  
山野安未老心已慵謬後君子游營道術偶同有如  
退之與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感君惠然抵山谷開  
談冰雪清吾胸高堂黑髮顏如童未須念此心忡忡  
幸有山前清泉冷可酌與君啜甘茹草忘春冬

題贈吳國華釣臺

國華自作記  
不取嚴陵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  
載非羆熊鷹揚烈飛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  
叟爽槩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鷺與忍

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縈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  
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  
與桐溪比收身欲攝涓老蹤笑撫長髯照清泚澄潭  
夜月秋光浮撇波短艇沿汀州長繩巨石不能繫飛  
帆片席歸逢丘巨鈎沉餌牽九牛一鈎直掣金鰲頭  
脩鱗擢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跨雲馮翼上青  
冥一點孤光厠箕尾

贈別蔡武子被誣得釋赴泉州錄參

君不見馬伏波後車薏苡珠璣多又不見章臺秦壁  
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章不孝通國非世無子

子知者誰惜君高材兼衆美完德泛來速招毀含沙  
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汗清泚輕雲捲盡天日明容  
光竅冗無潛形刮磨玉瑩冰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  
齊庭有鳥又不鳴會須一舉天衢亨北冥歛起風雷  
驚修鱗巨鬣隨波輕不須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搖九  
萬里奮迅六翮飛南冥

入山行

蒼崖峭立青天涯古徑蕪沒沿清溪深林四合晝亦  
暝寂寂惟有哀猿啼野人心形灰死如槁木山禽見  
之猶驚飛因嗟太古不可復我無機械胡相疑

假山

衡湘側南二千里清淑之氣常蜿蜒蟪蛄丹沙玉石氣所  
感融結萬伏非磨鐫窮源荒蹊異岱畎不途禹績經  
棄捐苔封土蝕誰復問嶙峋僵卧當市廛龜山老叟  
見之喜鳩徒輦置羅前斬岩堯孤峰露仙掌有一石如掌  
屹若太華青摩天傾崖斷壑坐中見葱蒨似玉生雲  
烟初疑社龍未死日浮梁擬跨咸池淵神號鬼怒驅  
不前搖繫剗磷成研圈又疑巨人出龍伯揭竿來自  
崑崙巔連鰲合負雲濤翻蓬壺簸蕩留平川繫予竟  
日倚欄檻矯首便欲追霧仙尻輪神馬自足駕已覺

兩腋風冷然瓊臺浮游與世隔醉傲笑樹洪崖肩山  
間草木即靈餌含英茹實資長年悠悠廣息變今古  
坐看溟渤成桑田

寄練子安教授

憶昨吾子客上都我獨奔走天南隅各年未壯已多  
累誤投世繯身攀拘飄零今日偶相植乃復咫尺不  
得與子俱人生委質金在爐大冶鼓鑄誰號呼惟愁  
緩跋走塵土舊業已廢成荒蕪惜君高才卓犖與世  
畸雄文洒落珠陸離雷驚電赫轉坤軸風號浪擊飛  
天池珊瑚挺幹滄海竭騏驎超軼不可羈經綸有道

世莫知積中良璧始自竒君不見扶藜隘巷蓬華屋  
短褐甕牖桑為樞擁門軒蓋何所慕藜藿自飽非癯  
如又不見楊雄寂寞守太玄弃捐覆瓿真可憐折腰  
小吏昔所恥田園須賦歸采篇終當結屋蒼厓巔期  
子相與臨清泉投簪解帶謝人世拂塵披蠹親遺編  
松皴檜老生青烟雨餘風弄鳴哀絃低回野興有真  
意浮名鶴雀過吾前結歡膠漆常連々從游鹿豕終  
長年

送富朝奉還闕

紹榮字國華

君不見慶曆承平道如砥馳車八荒同一軌膚人鴟

張怒螳臂百萬雲屯若封豕又不見朔方橫流漲天  
起腐麥蛾飛木生耳扶攜道路雜老幼操歎溝中半  
為鬼關河日夜刀斗驚嫫書乘駟來渝平兵間持節  
得英傑談咲坐使羈長纓青社環城萬區屋發廩分  
曹具饘粥饑羸枯頰陡生光叢塚不聞新鬼哭臧孫  
有後天匪親閭門容車何足論竭來灘上見猶子雄  
姿宛有典刑存驂騑已度渥洼水朝燕暮越應千里  
行看玉勒駕鑿與濯足瑤池從此始

南康值雨

庐山臥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  
碧眼不粒食惟食栢飲水每客至必  
先知之欲往見之  
不果故并記之

平沙漲雪清江瀆水花照日紅生鱗軒然五老出城  
表雕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覆華頂飛泉漱瀑垂  
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巘橫雲望中見江頭一朶  
雨銜天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淤泥沒牛馬咫尺坐  
論千里遠芒鞋拄杖掛塵屋神馬尻輪歛飛轉臥龍  
庵前碧眼翁日飲山渌餐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  
心烟々空先通未須勤移却俗駕會應一洗塵寰空  
寄言歸侍壺丘子他日來游當御風

遊武夷

是日泛小舟至紫雲窠岩  
還遊冲佑觀

函關崎嶇走秦鹿天下並逐爭群雄扶雲翻空鰲足

折黔黎竄伏如寒蛩武夷山汲水清泚避世猶有高  
人蹤龍泓東注海波涌嶺有投龍池世傳與海通玉女翠擁秋雲

鬆玉女峰赤霄真骨寫虛鐸通泉凡筆慙非工魏王峯前有畫

鶴藏舟浮梁跨絕壑山間有小橋橋西有一小舟皆人跡不可到隱見似

與天潢通當時雞犬不復見窠巖依舊烟霞籠我來

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蕞取天容洗淨雨新霽雲

幕四卷清無風掀蓬進棹窮異境注目想見流殘紅

回船杖屨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宮翠琬温辭耀華

袞褒詔有石刻金榜大字纏交龍自憐病骨掛塵網幔亭

高會何由逢解衣歸臥玉瑣碎仰看明月穿疎篷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杜陵頭白長昏昏海圖舊繡冬不温更遭惡卧布衾

裂盡室受凍憂黎元詩入窮愁自古爾豈若種藝作

青門嗟予老懶世不用窮巷久雨無高軒虫鳴烏噪

感時節~~婆~~不恤緯羞前言殘章斷簡棄不錄自愧漢

潦無根源君胡袞字富褒飾三復妙語將誰論知君

獨負青雲詭欲使飢者名長存

贈程舍人近侍入閩

路公溪上鶴法翁眼光照日顏如童厖眉垂髮有仙

骨駢集五福天所鍾螭頭暫輟三長手杖節扶輿入

閨嶠孤南一夜晶輝浮海隅草木俱榮耀朱金拜後  
古所稀繡紱全勝衣綵衣玉觴薦壽須珍奇更待蟠  
桃結子時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峰遠烟沒重樓百尺壓高  
城畫棟沉々倚天闕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  
西東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澄瀾無風  
雨新霽一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  
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君山  
在傳

湘君居此因以詩名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

悔真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瀨壑走魑魅滄  
瀟百恠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  
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浸虛碧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碍天地寬涇渭清濁流不離海波瀾  
人生過眼萬事役記憶細故真童顏

寄游定夫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君趨烏府近清  
光陸海驚濤漲天起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  
偶爾我時棒檝赴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老無用哺啜糟醅咀糠粃東歸雖復有民社為米折  
腰良可恥市朝紛紛真羿穀朔幹燕弧不容擬投身  
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重樓百尺卧玄德問  
舍求田不須鄙早歲結鄰初有約齒豁頭童今老矣  
築田預想傍田廬負耒耦耕何日始

過錢塘江迎潮

銀潢翻空際天白鯤怒鵬騫海波擊湧雲噫氣聲怒  
號萬馬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頃刻性命輕  
鴻毛賫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般因思羊腸  
盤九坂攀援蜀道愁猗猗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  
地多風濤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觀獵

貂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弦弧囊勁矢褰身欲與鳥爭  
飛觸處塵埃雲四起長繩驅逐狐兔驚鷹掣臂流  
雙睛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草際無遺生鷲腸久厭  
鮮肥餌頽眙方能伺人意但矜鼎俎有餘甘貪饕誰  
憐殄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徐令困拙同鳴鳩林間  
百鳥恣孳乳雖欲繫搏無知由

寄范正甫 時討西夏

羈窮莫厭如牢圈從古功名出屠販男兒不負懸弧

心馬革裹尸猶足願君不見淮陰寄食飢貧叟一作竊衣

寄食淮陰叟 胯下英風亦何有逢時吐氣雷電奔金印一作

二大如斗王門晝夜羽檄驚睥睨欲整天都城叩關

虎士鬱餘怒科頭奮戟如鷗鷹君泛壯年蘊奇策未

宜縮首藏柴荆昔人投筆真豪英慨然萬里終成名

南山白額雖欲老百獸遭之猶裂腦

吳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寒爐火冷浮青烟勁風刮面如戈鋌凝陰不動天欲

雪竟日兀兀成拘攣廣文才名四十年天寒坐客猶

無擅叅軍官小枝能薄寂寞冷坐誠宜然忘形杜老

偶相覓傳呼歌舞開筆筵嗟予簡書固可畏不得對

飲簷花前謾有糟漿逆人鼻汝陽口角空流涎可餓

更似蘇司業只與持三送酒錢

寄題環翠樓記云唐君在此樓以奉親

方壺七萬神鼇連瓊臺縹緲居靈仙鯨翻海運成桑

田異境誰使夸娥遷銛鋒四面蒼圭圓巨靈巧以青

瑤鐫揉風洗雨淨娟娟脩眉浮空秀爭妍清溪回旋

瀉幽泉下有澄瀾湛洄淵繡楣雕欄歌飛翻凌切漢

道摩星躔恍如直跨須彌巔瑠璃凝光圍四天喜君

妙齡謝世喧萱堂慈顏白盈顛兒童牽衣戲蹁躑優

此樂誰與先嗟予昔以三釜懸投身世網百慮煎  
今乎老矣誠可憐狙猿何用簪纓纏子雲終須守一  
屢誅茅結屋終數椽薜衣雜佩紉蘭荃手披白蟬玩  
青編春暉不報常歛然雖有至樂安能全

晚雨

斷霞明滅天日黝雨意晴暉爭好醜浮雲冉冉無定  
姿白衣忽變如蒼狗悲風激烈河漢翻兩脚如麻飛  
霰寒山深氣腥豺虎亂乾坤四合誰云寬將溪溪上  
野客懶成癖怯寒手攣面如墨把盃強吞僵立歌閉  
門獨愁天已黑

贈醫者鄧獻臣

天地一氣猶冶甄埏埴萬彙隨方圓神形九藏通九  
野八風中物如戈鋌天元玉冊有遺義探索始自三  
皇前宋君越人不世出鏡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  
損不足往往橫夭殘天年羨君妙齡踵其學至理隱  
順常精研聞陰得陽以神遇反視方術猶蹄筌道隅  
辨壘即為餌車上已有長蛇懸嗟予羸爾苦多病維  
摩丈室方蕭然願君速已天下疾為予一洗沉痾痊

與將樂令會飲揖仙亭

灘流斗落惟璫璣雕欄照水光如濡層巒疊嶽爭蟠

紆翠岩百尺蹲於菟何年巨人出歸墟揭竿合負神  
鰲趨飄流人間峙蓬壺至今猶為僊聖居飛輶往來  
誰與俱下有馴雉隨雙鳧英風爽氣凌清虛楣間新  
詩露珊瑚碩余老懶與世踈欲徃勾漏嗟無徒會須  
策轡追雲車無使吃口嗤癯儒

離家作二首

庚申歲作

敗葉辭故枝驚颺送微雨田廬向收穫城中亟完捕  
游子欲何之道踞修止阻俛首謝田父予生厭羈旅  
又

胡鴈依朔風群飛逐南翔遊子方北征朔風吹我裳  
攬轡望雲間夜色正蒼蒼空羨南歸翼幽懷增感傷

過漢江

西極鰲足折東南地維傾衆流競趨下涵涵歸滄溟  
誰能跨明河挽此經天行世難乘槎翁此意終冥冥

長江

指湖海則西望北極天行世雖乘數海此意然真真  
西望無邊作東南望則眾氣騰騰下欲逐龍宮

遊觀上

蘇轍聖朝開萬世五葉之空美不羈翼壯動龍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

詩三

五言律

別游定夫

龜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  
漆雕慙未信子夏又離羣  
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踞勤  
至言空遠寄孤陋願頻聞  
過金山

環望荆吾折清江日夜流  
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  
山湧鰲番出樓噓蜃氣浮  
僧窓千古意出沒看輕漚

枕上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  
自私自利人賊自足心有日  
瑕瑜不相掩君子比良玉  
默默絕上思戒之在深篤

雨寒

天幕陰雲積蕭蕭雨正淫  
泥污關市寂水入御溝深  
破屋寒侵骨哀絃凍絕音  
更愁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歸雁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  
悲鳴愁絕塞接翼冒清霜  
澤岸多繒弋雲間乏稻梁  
茫然栖息地飲啄歎何傷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  
散材依櫟社幽意慕豪梁

風激鷹鷂迅霜殘草木黃  
投閑如月約早晚問耕桑

過關山

牢落關山踞年來倦往還  
長隨流梗泛有愧白雲閑  
親遠江天外魂勞夢想間  
泫然遊子淚挹盡復沈瀾

又

歲律行將暮颼風凌九坂  
山深人寂寞踞遠馬虺隤  
幽意泛誰展愁懷帶酒開  
衰遲仍惜日投晚獨徘徊

晚泊遇雪

向曉驚風急飄零雪滿惆  
氣升雲幕天遠月冥冥  
寒色終無賴豐年謾寄聲  
舖糟吾不慣殫醉復還醒

又

寒逼歸鴻急悲鳴聲更哀舞風斜翳日帶月暗欺梅  
平野光初合陰雲凍不開無聊還帶酒顛倒盡餘盃

偶成

天遠何須問勞生聽若何犁鋤三畝足栖息一枝多  
白雪寧堪冒清時只浪過好尋明月影醉舞自婆娑

臨川驛偶成

冉冉朝仍暮蕭條官舍幽閉門三尺雪觸物一虛舟  
虫蠹生涯盡萍漂世事浮尚思方技學多病未能休

除有感懷臨川驛

歲律已云盡思家日日深二年為客恨千里倚門心  
節物羅樽俎兒童學語音眩然如在目恍惚夢難尋

又

愛日乖予願親顏長在心遠遊仍換歲華髮想盈簪  
永夜誰同席殘盃憶共斟相思空有淚揮洒滿衣襟

臨川道上

風雨離山驛斷橋危欲顛去心奔逸驥行路上青天  
鴈序江湖樂雲歸島嶼連悠悠遠征客千里獨茫然

旅舍書事

懶拙乖時尚支離與世殊錯疑驚御寇避席愧陽居



觸事紛難解忘形色易鋤不須修混沌機械本來無

過清溪渡

天濶江銜雨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鴈爭飛  
川谷留雲氣鷓鴣傍釣磯飄零滄海客欺到一帆歸  
泛江至土坊

萬頃江湖遠孤乘一葉船雁飛雲外字蓬掩水中天  
波靜櫂声息風微帆影偏回環聊注目浩蕩接清烟

秋日有懷寄從弟表民

丁伯父憂

羈旅吾方困哀思汝正煩望雲愁鴈序回首憶鴛原  
北圃蔬還盛東軒菊想繁飄零不相見沾灑獨忘言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夾道旌麾動陰霾萬里開霜迎威令肅春逐馬蹄來  
幽壑光初滿寒蕙暖自回仰窺嵩華質曾未施纖埃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處：開月和清艷冷天與靚粧來  
東閣詩魂動南枝歲律回蕭然冰雪態無處覓輕埃

又

星馳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  
嫩萼紅初破寒柯綠未回凌霜半含月皎：絕纖埃

感事

邊徼無虞日王師討弗庭收功誇廟算行險毒生靈  
川谷旌麾暗風塵戰血腥寂寨歸馬日目斷華陽峒

又

虎士冰河側日聞刀斗驚氣吞沙漠盡風蕩賊巢傾  
關塞長年戍邊塵幾日清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

泗上

聞將閑亦口

淮口平沙漲檣烏向日斜微雲變蒼狗輕浪蹙浮花  
風勁回飛鴈林喧集暝鴉河流應未閉遲我到京華

又

鬢蓬凋欲盡岸憤任歌斜瘦怯重裘重慵看細字花

凍雲穿曉日晴樹繞飛鴉老大驚遲暮飄零惜歲華

又

聞道河流閉逢人每問律天高雲幕；風細水鱗；  
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萼且邀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出京

己卯歲九月

旅泊為秋意塵沙變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  
風柳斜斜轉雲帆片片飛窮愁添別病衰晚意多違

言溪早起

短日催征轡聽雞踏曉霜遠山頻入望薄酒謬搜腸  
湘浦蓴絲滑吳松鱸縷長何時一踈放把釣臥滄浪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疎籬映竹斜  
鳩溪藏吠犬林薄露人家  
石瀨魚偏美鄰村酒易賒  
祗應雲水富自是一生涯

席太君挽辭二首

賢配無前古傳家有子賢  
四靈來薦瑞一鷄已摩天  
蒿里迷長夜悲笳慘暮烟  
蕭蕭原上路猶想駕雲軒

又

稟粹猗蘭秀來嬪洛水濱  
一窺識公輔三徒得儒真  
畫翥流雲氣松阡卧石麟  
哀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湘君祠

鳥鼠荒庭暮秋花覆短牆  
蒼梧雲不斷湘水意何長  
澤岸蒹葭綠籬根草樹黃  
蕭蕭竹間淚千古一悲傷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煥  
浮舟跨雲行舟一躡星漢  
烟昏山光淡梳動林鴉散  
夜深宿荒陂獨與雁為伴

哀鴻

哀鴻常苦飢悲鳴垂其翼  
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暮  
乾坤一網苦高飛亦何益  
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沙磧

鄒公輓辭二首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  
泉甘不出戶

公謫南方所居無水庭中

忽湧客醉豈無神公在謫所忽有醉容言公報國心

長在知恩志未伸將掃登日赦至果得歸追懷岳絕語空有淚盈

巾又

舊德今誰在雕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

空嘆與齡夢難留曳杖歌生平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公嘗有與齡之夢

冬曉

看瓦霜華冷暝空曉霧均氣昏難見日風過易生塵

洗硯冰紋破憑爐火色春莫嫌寒尚薄雨雪更愁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終後學徐益麟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

詩四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

昔有隱者結庐於此人間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汐波閑  
盤盤路轉千峰表冉冉雲扶兩腋間  
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鴈暮爭還  
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巖松

婆婆千尺倚巖巔隱隱虬姿拂遠烟  
尤喜地靈泉脉潤獨愁天濶畫陰偏  
孤根礙石盤彌固直榦凌霜老

益堅臃腫不須逢匠伯散材終得盡天年

和鄭商老下第

兩餘新惹一番愁展轉衾寒客思悠獻璞又添今日  
恨登科空負昔人羞林泉水石君先到京國風塵我  
尚留若為浮名苦憔悴前春行釣巨鰲頭

穎昌西湖泛舟

游賈丞相曲水園

扁舟乘興謾追尋踏轉河回入柳陰拂面落花春意  
盡避人幽鳥野情深慚無健思供吟筆賴有寒光映  
客心日暮倚風歸棹急一鉤新月掛瑤岑

春過鶯花無處尋移舟行近古城陰褰衣水上收殘  
片傾耳枝間覓好音山隔曲堤迷遠近魚跳文藻亂  
浮沉飄然自得江湖趣陡起歸與萬里心

送丁季深

烟含疎柳綠蒙茸杏頰桃英入眼紅邂逅與君逢臘  
雪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愁轉轂音塵遠且寄離懷笑  
語中後夜月明人寂寂相思那復一樽同

蘄州早起

城頭雷動角声哀似共行人怨落梅欲報晨炊未  
熟喚回殘夢眼驚開霜清暗覺貂裘冷月淡空令色  
犬猜倚杖起肩風正慘紫微繚繞俯三台

合江亭晚眺

倚杖鉤簾兩水間  
晴光飛影上雕欄  
帆催畫鷁搏風去  
雪吐鈷鋒作劍攢  
平野烟浮迷遠目  
晚溪潮漲失前灘  
騎鯨一往扶桑近  
休問人間行跡難

含雲晚歸寄真師

每扣禪關即晚歸  
塵中回首萬緣非  
不愁幻翳迷心地  
且聽潮音振祖衣  
歸路往來無別徑  
夜光清徹有餘輝  
虎溪舊社知重約  
陶令如今已息機

遊玉華洞

蒼藤秀木遶空庭  
疊石層巒擁畫屏  
混沌鑿開幽竅遠  
巨靈分破兩峰青  
雲藏野色春長在  
風入衣襟酒易醒  
採玉遺蹤無處問  
擬投簪紱學僊經

次韻思睿見寄

聖賢千古愧難攀  
力學方憂敢自閑  
顧我久拋聲迹外  
慚君猶掛齒牙間  
平生拙計心長在  
解帶高風志未還  
捧檄于今非得已  
謾勞魂夢遶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鋤色恐成光  
斲聖能令鼻不傷  
自信放魚真得計  
却憐挾策亦亡羊  
刃投有間多餘地  
語到無言輒自忘  
擾擾世紛何足問  
松窓終日獨徬徨

感懷寄鄉友 時在處州

漫浪人間已十年簿書擾擾日羈纏朱公謾有千金  
壁季子初無二頃田籬下躄鳩餘晚實雲間紫電奮  
新拳淹留寸祿空回首一望鄉關一悵然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

孟堅歷三世不改官而諸子各有第宅故以楊陸為此

子雲論薦有王音

孟堅累為達官所薦

陸賈年來老境侵自守

一官歷三世退令諸子分千金平生器業成幽夢白  
首功名負壯心賴有新詩輕萬戶未須投綬嘆堙沉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負才名四十年 孟堅及弟蕭散已四十年  
欲尋濠上侶飛揚還作酒中仙龍章繡紱榮何在鷄

豎綸巾靜自便遙憶瀨溪風物好勝遊應不愧斜川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羿彀偶相逢安得初終若駟蛭道學未容窺閭  
與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  
更慵盧白回茲真戲事傍觀無用氣填胸

縣齋書事

朱顏凋盡髮鬢髭世路低回老益慙偶影獨游聊自  
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金徒踊 一作天君默默情何在  
蠃蛭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櫻世網自纏微纏信如

蚕



次韻錢帳計

駁、義馭定難羈過隙馳九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掣  
電却尋稽覽已當暮飛黃汗血空千里秋鷄乘風此  
一時芝草鳳凰真美瑞清名應有退之知

和張侔行縣

江浮疊巘弄清輝雲外冥鴻江上歸擊目自多幽興  
在揮毫時見彩牋飛應愁零雨侵星駕好為援戈却  
晚暉帝室正須調鼎鼎動移寄語不須譏

泂幹游光大示羣老

山橫杳靄有無中疊觀層臺一梵宮萬軸琅函方一作

杜口數聲啼鳥正談空溪雲抱影侵行屐香篆飛烟  
襲晚風薄宦羈人如接帽自慙來往苦匆匆

王簿清輝亭

黛染烟螺拂檻低抱城流水綠逶迤澄瀾碎影搖青  
鏡斜日流蜂隱半規坐上盈樽無俗客驛間照夜有  
新詩登臨已動忘歸興况復清談足解頤

寄長沙簿孫昭遠

時似不催  
積欠被劾

陽城畏晚拙催科闔寢空慙罪亦多祭龜請憐若自  
遣載醪祛惑我誰過倚倚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  
可羅歸去好尋溪上侶為投纓紱換漁蓑

安禮以宏詞見勉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終慙無補費精神浮名膚外增餘  
贅薄宦戈頭寄此身養志吾方同却曼談書誰復問  
山賓自憐坐頃二遺矢衰晚那能用楚人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晚雨洗秋容  
庭樹蕭然策策風  
萬籟自鳴群物外  
四時長在不言中  
坐臨流水襟懷冷  
卧對浮雲世慮空  
寂寞一廬吾自適  
客朝泛更議楊雄

風歎浙瀝開諸鄰  
却掃衡門溷世塵  
天氣清明秋意  
態夜光浮動月精神  
流年漸覺侵雙鬢  
生理泛來付

大鈞臨水便同濠濮趣  
翛然魚鳥自親人

席上別蔡安禮

予方赴調安禮赴博羅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  
一尊聊此話平生  
杜陵蚤被微官縛  
元亮今為世繹櫻  
長路關山吾北去  
春風梅嶺子南征  
結鄰一作廬莫負當時約  
早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末俗相看老尚新  
交游千里更誰親  
蕭條身世聊安分  
迂濶行藏懶徇人  
宦路競羞關柝吏  
勞生誰息利名身  
我慙抱甕無機械  
幽興惟思水石濱

冬寒兩齒忽覺動  
搖因成書懷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未年三十髮先彫歲晚俄驚兩齒搖都為踈慵成計  
拙直緣衰病覺形焦連經宿雨重裘冷旋莫羨羨野  
興饒擺脫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懷

駁、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愈難靖節每嗟嬰世  
網曼即何意出人間風驚駭浪潛鱗伏竹隱灣磯翠  
羽閑好去杖藜穿蠟屐伴雲隨月弄潺湲

汴上聞開月堤

天上行雲曳白衣半銜晴日社林扉盛花落雁驚深  
起啄食飢鳥趁不飛榆莢青錢飄已盡月堤流水湔  
相圖征途處、塵隨眼多病長年與世違

陳留書事

烏檣風纜欲飛翔拍岸驚濤挽不前曲浦漲沙仍積  
凍疎林斜日自生烟崎嶇道踞真堪笑放浪江湖已  
判年一枕晝眠無好夢空慙邊老腹便、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年  
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已卯

紫葉衰晚愛吾廬三徑歸來手自鋤但得叔卿長飽  
飯不妨孝若老談書蘭因採佩枝先瘁竹為凌霜葉  
自踈留骨廟堂寧曳尾魯門無用祀爰居

和李侔游武夷

濃淡烟鬟半雨一作雨晴溪光初借晚霞明  
鼇頭湧出

三峰秀三層峯最秀拔天漢融成一鑑清魏王峰頂有天鑿池粉社

有誰藏舊謀賓雲無處問遺聲  
幔亭寂寞仙何在勾

漏丹砂早晚成

荊州書事二首

江湖泛泛一虛舟去作人間浪  
漫游歲晚光陰雲冉冉

再畏途風雨日浮浮萬鍾信是樊中雉  
一棹聊同水上鷗

投老蠶鹽一作簿書成底事憑誰為種橘千頭

千里瀕江地可毛結廬何必故山椒  
載醪不過斜川

踏飲水誰同陋巷瓢勿問雞虫閒得失  
但知鵬鷗各

逍遙黃塵滿眼僧窓靜坐對風花意已消

天寧節

祥開若水射瑤光淑氣先春景自長  
玉陛風閑飛綵

綬獸爐烟暖襲珠囊千秋節賜綵綬珠囊民間以此相饋遺雲門羽鶴

儀仙仗天上蟠桃薦壽觴已見晶輝環帝座  
定應長

照鼎宮傍鼎宮傍一星入主壽星也

閑居書事

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頽然草色間  
玩意詩書千古

近放懷天地一身閑疎窓風度聊歌枕  
永巷人稀獨

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枕書無寐首空搔，萬竅嘖風正怒號。  
雪意浮空迷遠目，月林梳影見秋毫。  
幽萍所藉惟荒草，妙理應須付濁醪。  
誰念維舟江上客，落帆千里壓雲濤。

和席季成遊金鑿寺

朱甍碧瓦照孤城，杖屨翛然野色清。  
穀捲水風輕蕩漾，珠翻荷雨自虧盈。  
勝遊已覺非人境，妙語寧須味玉英。  
願借金篦聊适目，不容幻翳有纖萌。

送王克道游三茅廬阜

荆吳相望各天涯，千里柴車鹿自隨。  
解轡定應春盡日，及歸宜待鶴來時。  
三茅中峯每歲八月十七日羣鶴至克道當候見物乃可回  
聖賢莫負樽中渌，日月長為物外遲。  
若過匡廬訪真隱，卧龍菴下有期頤。  
卧龍菴有劉道人言百歲壽

春日有懷諸友

憑几無聊晝掩扉，芬々晴氣減春衣。  
隔簾相應鶯初語，背日連飛鴈北歸。  
莫逆交游千里別，遠來音信兩年稀。  
追尋舊事成幽夢，觸物心行事々非。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文浮。  
湖光寫出千峯

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鷓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  
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次韻晁以道 庚寅年出京

誰能載酒尋元亮共寄一作把無何作醉鄉便好收身  
事農圃不須驚世露文章壺中日月春長在塞上烟  
塵客自忙千里同風無遠近未分秦隴與瀟湘

和錢濟明游官園 常州

虛舟觸物本無意看花得句慚非才名園古寺尋春  
色不暈勿鄙雙魚鯁是日與濟明遍遊諸平諸木奴院觀雙魚花抵暮至官園  
千頭比封戶秋實付與江風催因思萬點愁人處何

似洞庭金作堆 蘇子美詩洞庭柑熟客分金

過吳江

天水相涵翠有餘玻璃萬頃接方壺山浮晚照清如  
洗風遠飛帆細欲無漫叟未應甘皂櫂散人終欲傲  
江湖維舟况值鱸魚美贈疊銀絲飫腹腴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壓客塵衡門長憶鎖榆枌忘言擬畫輪人  
妙陳迹慵尋史籀文萬里功名心獨冷一廛耕鑿力  
能勤舊遊欲問南歸趣寂寞吾今過子雲

寸碧軒

隱々遙山列畫屏  
簷間寸碧與雲平  
低回席上遺簪  
露彷彿墻東翠黛橫  
虛景遠涵千里色  
晚暉仍借一溪清  
春風景物知多少  
可稱收身樂此生

冬早書事

窈冥誰為宰  
爐鎚榮謝唯  
知歲序催  
臘日未經梅已  
綻  
春風尚遠凍先開  
愁無潤澤  
婦芳樹獨有餘  
寒着死  
芨收盡浮雲天愈淨  
夜深猶起望三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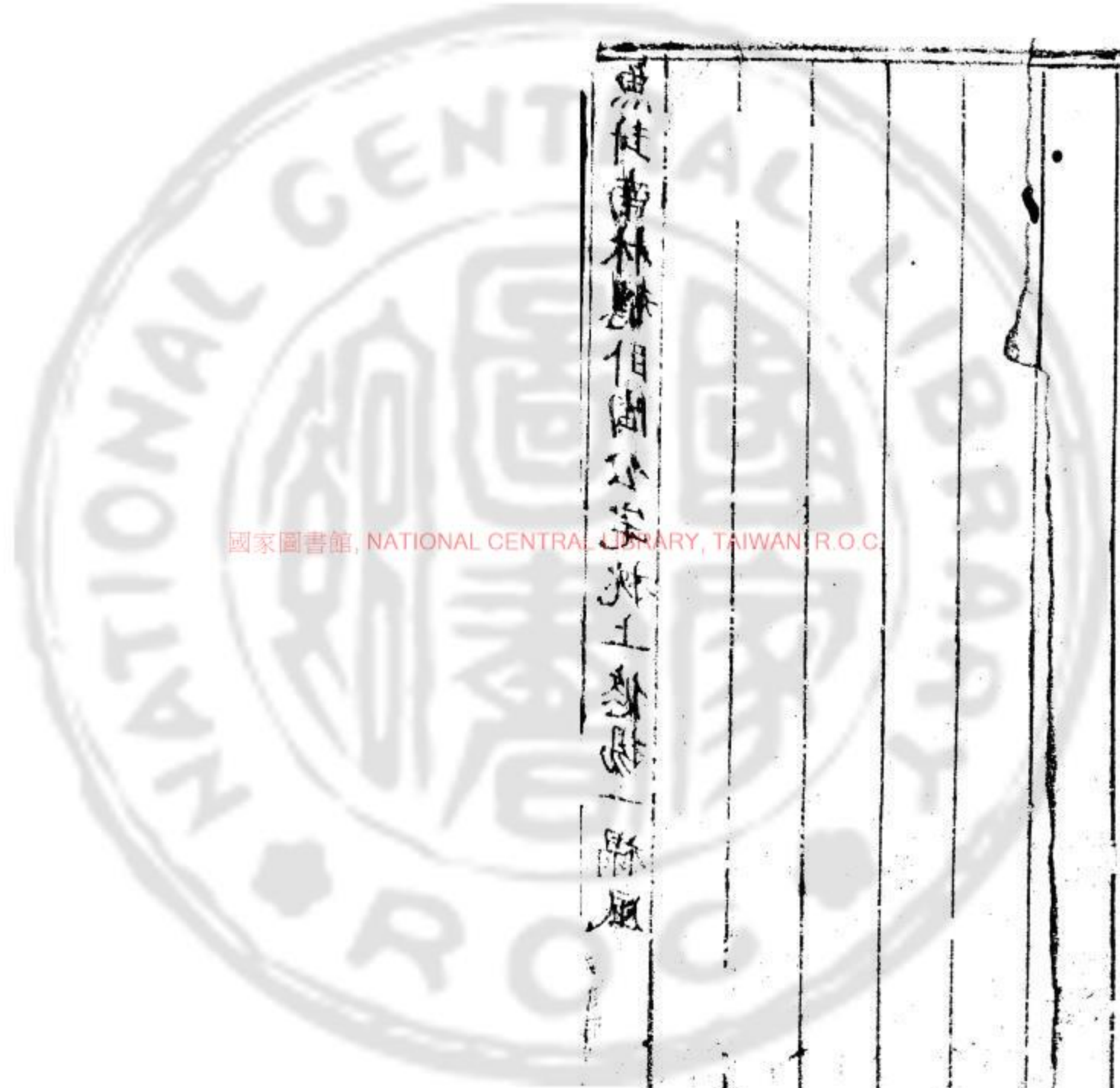
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々空  
齒牙凋落勝衰翁  
渴心尚欠冰凌  
解病骨長思藥力  
攻文几倦親塵土  
暗斷編慵理蠹

魚封南林穩卧陶公宅  
枕上悠揚一榻風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魚徒蕭林縣伯由公字洲上對海一縣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詩五

七言絕句

書懷少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  
還憶簞歌陋巷安  
位重金多非所  
慕直緣三釜慰親歡

端千日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  
欲望鄉關眼已花  
憶得親庭誰共  
語應憐遊子未還家

諸宮觀梅寄康侯

欵驅殘臈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踈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彊，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欵枕客，人間幾度孰黃梁。

臘月見桃花

脂臉輕勻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天紅不見凌霜操，謾向春前取次芳。

過蘭溪

紛紛朝市競秋毫，江上霜風正怒號。不問揚瀾與彭

浪，翩然東下日千艘。

夜雨

似聞踈雨打蓬聲，枕上悠揚夢半醒。明日覺來渾不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重經烏石舖

夾屋青松翠藹中，去年經此亦匆匆。重來烏石岡頭路，依舊松聲帶曉風。

江上

寒雲暮、結秋陰。月淡霜娥冷，不禁更祝江波休蕩漾。莫令清影碎浮金。

淮上獨酌

廉纖晚雨洗輕塵天淡雲浮夜色新  
賴有麴生風味好不須邀月佐三人

吳國華暗香亭

謾愁青女妬新粧已有風傳處處香  
試問隱鱗溪上客欲將春色若為藏

虛心亭

山橫鰲背碧巔屹亭對浮筠縹緲間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蘇葉  
青簫散誰為三徑侶祇應長共白雲閑

容照巖

清時投迹在欽崙一穴晴光破晚陰  
刺草未容忘魏闕故應長有子牟心

藏春峽

山銜幽徑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往還  
不似武陵流出水殘紅那得到人間

綠陰亭上 吳先生家

沙邊幽鳥傍清漪瀧下漁船逆浪歸  
身在輞川圖畫裏晴空惟欠雪花飛

病中作

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  
驅去兒童卧虛

室蕭然惟一病維摩

春波亭上

城頭飛蓋映朝暉向晚遊人興未移安得襄陽酣戰  
手為留義馭更遲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絕句奉寄

萬鍾身外一牛毛斗祿紛紛漫自勞  
寤寤為獯獯笑未容仰首試鳴蹠

感事

桑麻腴地想榛荆騎士西來劔戟腥  
藜藿陋儒心更鄙但思干羽舞虞廷

藍田溪上

夾籬桃李趁溪斜清流映落花  
欲問武陵源上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白公草堂

爐峰暮曉烟輕雲入屏幃  
一枕清高興自鹿無世累獨於妾馬未忘情

久旱

農郊阡陌起黃塵望斷天涯絕  
點雲踈懶無情訟風伯幽窓時讀退之文

過七里瀨

拂雲高鴈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  
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挿羽翰回首嚴陵臺上  
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踈懶多應捨怨憎便好世間師桺  
惠不須巖下問孫登

拔山候潮

十一日潮起信是  
日潮小不到

向晚牛羊沙崖歸落帆烟浦候潮時誰言江上須忠  
信潮到于今自失期

徐郎廟

古廟靈場枕碧巔松楸依約鎖風烟羽毛一去無消  
息隨落人間幾百年

送陳幾叟南歸

三首丙  
戊年

連牆東郭倦追尋高卧毗耶老病侵自愧屠龍真拙  
技謾令吾子費千金

霾風霰雨濕征裾隔雨樓臺半有無南去定逢韓閣  
老歸愚當見問夷塗

是時幾叟過  
四明見了翁

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茗水未殊沂上  
樂春風無負舞雩歸

初授餘杭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六絕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  
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拭自應由砥  
道徑蹊無處問歸歎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無肯  
綮駘然投刃用方安

造次歎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為書蕭條此意人誰  
問興廢由來命也歎

聖門事業學須疆俚耳後來笑折揚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附了翁自警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十一篇楊子玄今古是非那  
復辨仲尼尤不廢常編

文章難寫伏羲書字外成篇始見渠賜也餘分可  
不可一瓢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始為難執處那知是變遷度盡千山無  
鳥迹不勞傳語報平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手在何憂弓力彊巧窮那得必穿楊太和有味人  
人飲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五柳却能知  
此意無弦琴上賦歸歎

只說為山不說休山成日夜水橫流惜哉覆篲成  
迷復只欠當初一棹頭

閑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孤檉庭戶蕭然一室清  
隔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送席二伊川壻

摠衣夫席想多聞高節應能與俗分  
不用卑飛入巖谷定知喬木在青雲

寄游定夫

在穎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浚容一聽微言萬慮空  
却愧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穎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  
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含雲寺書事六絕句

獸駭禽鳴翳蔚中難將此意問鴻蒙  
縈回小徑蒼苔滑杖履從今恐不通

北山山下一漁翁形解心疑骨已融  
支枕睡餘人寐寂一軒明月滿窓風

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  
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僛僛  
幽禽葉底鳴相應時引一作殘聲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  
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  
窓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荷花

照眼紅雲闌晚霞重青蓋半傾斜  
會須直跨三千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空春溪上

斜日疎柳照清漪籍籍殘紅自滿蹊  
刺眼藤梢牽不斷欲尋流水路還迷

宜春道上

艷杏天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遲遲  
誰人為作留春計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豐城



清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在，誰能更與斲龍泉。

瀏陽五咏

洄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人聊自適，不應憔悴似湘縲。右渭水

簾捲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會，時與白雲相對閑。右歸鴻閣

芙蓉彫盡蕙蘭芳，杖屨翛然一曼郎。鳧鶴短長寧復一作無足問，但知鵬鷃兩相忘。右飛鷄亭

柔條踈蔓綠交加，烟鎖雲涵去路賒。繡紱貂纓無處

問空餘雞犬兩三家。右相公臺

聖童去後水雲閑，陳迹難尋草木間。獨有微言傳野史，洞天寂寂一作後此在人寰。右洞陽孫思邈修真所

縣齋書事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紛晚即休。平世功名歸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最有求田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懶贈酬。擬把一竿滄海去，漫然清世一虛舟。一作不應沙上有驚鷗

醴陵丁君洋洋亭

依蒲泳藻兩相忘宛有江湖氣味長  
凭檻條然真得計祇應幽興在濠梁

安西聞捷

三首 呂吉甫持節

鷹揚塞外得非熊  
萬里金城一箭通  
玉帳投壺隨燕豆  
坐看飛將縛驍戎

將軍新擁節旄閑  
紫塞雲浮豹尾斑  
白首邊城休悵望  
馬蹄未出玉門關

雅歌不待來天馬  
謝質今應閉玉門  
早勒勲名上彙鼎  
放回春色滿乾坤

出尉氏

隔林殘雪弄輕風  
日射晴光玉縷紅  
桃杏渾如梅欲綻  
直疑身在故園中

感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  
寂寞多應笑子雲  
玄白定知非世尚  
解嘲那復彊云云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  
行過山前首重回  
絕頂隔雲看不見  
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詩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  
邊腹便便但晝眠  
共說平時忙底事  
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三首

寂寞蓮塘七  
百秋  
溪雲庭月兩悠悠  
我來欲問林間道  
萬疊松聲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  
尚憶高人寄此中  
晉代衣冠誰復在  
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龍眉老比丘  
雲根高卧語難酬  
蕭然丈室無人問  
一炷爐峰頂上浮

江上夜行赴荆南道

出尉氏

隔林殘雪弄輕風  
日射晴光玉縷紅  
桃杏渾如梅欲綻  
直疑身在故園中

感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  
寂寞多應笑子雲  
玄白定知非世尚  
解嘲那復彊云云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  
行過山前首重回  
絕頂隔雲看不見  
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詩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邊腹便便但晝眠共說平時忙底  
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三首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  
道萬疊松聲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尚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誰復  
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龍眉老比丘雲根高卧語難酬蕭然丈室無人  
問一炷爐峰頂上浮

江上夜行赴荆南道

水壺欽艷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古別離云碧澗之下寸寸秋色  
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過石首謁縣官回有作壬午十一月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誰能載取千缸  
去且向舟中打拍浮

直舍書事

鱗鱗池面水初生萍底青蛙自在鳴誰使幽庭當鼓  
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時自荆南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遶龜妖為少留欲問荆人尋舊

事一江清泚自東流

江浮雲影抱層欄雲外青山一水間  
盡日倚闌看不足杖藜欲去更回還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  
向晚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  
倚杖却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濕征輶

春早

雲天幕幕瀟微光竦懶惟添睡思長  
枕上隔籬聞鳥語半殘春夢更悠揚

此身如幻病何傷白日無人景自長  
寄傲南窓客膝

地時時飛夢

一作清夢到羲皇

過篔簹日晝如燔睡轉庭陰始一反  
縱有諸人來問疾昆耶居士已忘言

寄形一榻日遽然倚杖支頤髻指天  
莫逆過門無子祀時來鑑井自躋躒

古椿朝菌已忘年貧病空須更問天  
石彈不妨隨物化自求鷄炙自應便

病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半睡惟聞鳥雀爭  
老病衰殘惟骨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一  
立白頭看鏡不須驚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來泛烟波擬釣徒我欲他時清洛  
上為君正櫓作緇緇

偶成

綠鬢潛驚老境催更憐衰晚困低回但知周道平如  
砥莫問崔唐灑頽堆

悠揚春夢成幽興冷落溪光醒酒魂天濶雲浮遮不  
盡浪平風過杳無痕

右溪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二終後學官首賢刊

跋

龜山先生文集後語

後學豐城李瑄撰

東南理學倡之有宋者龜山楊先生  
倡之我

朝者康齋吳先生二先生之學大畧尚  
躬行而寡著述而出處一節則有就

有不就焉余以二先生皆誦法孔子  
龜山先生當微欽積弱之時國勢不  
振凡在忠臣義士孰無尊主庇國之  
心苟可以就當委曲以赴功名之會  
此以可而學孔子者也康齋吳先生  
當

英廟復辟之初

剛明在御即石亨寵任方隆亦逆知城  
狐社鼠終無能爲故堅去以全晚節  
此以不可而學孔子者也易曰或出  
或處二人同心此之謂矣龜山先生  
固已從祀孔廟而康齋先生猶然宮  
牆外望誠

昭代一缺典也且白沙敬齋二先生俱

康齋先生高弟白沙敦齋以言官議  
祀而康齋先生之祀獨否焉弗講豈  
事固有待歟余嘗謂康齋先生以布  
衣興起斯文其精神氣力當不在孟  
子下龜山先生之集得祿令之刻而  
全林令行有省臺之五八者將無意于  
康齋先生乎余因跋龜山先生之集  
而併及康齋先生之出處以俟夫知  
言者

明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閏三月朔日



龜山先生全集後敘

後學海陽林熙春謨

夫有宋來理學稱東南矣而要之東南理學至千萬禩推為鼻祖者夫誰與歸哉龜山楊先生產閩巖邑去洛蓋六千里餘矣風氣阻絕與環齊魯而居如七十者如三千者遠邇真天

壤然先生乃度樵川涉盱江泛彭蠡  
沂江而漢而汝以逾于洛數年師事  
伯子即嚴寒深雪跬步不離比歸而  
伯子且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而  
豫章氏延平氏元晦氏為東南正宗  
者孰非始自先生耶先生之晚出也  
後生少年猥有臆議此未度于時耳

有宋式微滿朝和筴誰為砥柱先生  
力持恢復書至六七上而無少變其  
說倘所稱善學孔子而庶幾不磷不  
緇非耶君子曰使當時盡用其言亦  
須捭得一半真知言矣先生之學之  
所自來有諸名公敘在不敢贅第其  
集僅存什一即薦生地猶爾謂續先

範後何余自官司理家得繕本為卷  
四十有二為篇七百有九為字約二  
十一萬八千有奇迺告表章事所部  
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  
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  
遂召剖劂而付諸楮木蓋始工於庚  
寅八月脫板於辛卯二月書成上之

大中丞趙公趙公經文緯武餘復雙  
校夾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  
考東南流派得以遡宗及祖者則此  
書實左券也雖然先生特理學為世  
真儒耶自試令而直閣所至有用匪  
屬空譚今余髮鬢駸長無聞猶幸吏  
先生闕里也倘吏先生闕里輒夷鄙

闕里之生生息息者即盡取逸辭隻  
語裒之恐亦無當先生矣是為叙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朔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